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十一至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雷純

謄録監生臣莫與儔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十一

宋 謝維新 撰

鄉里門

鄉里 附同鄉 遷鄉

輿地提綱

鄉之為言向也衆所向也里之為言止也衆所止也古者五十家為一里萬二千五百家為一鄉鄉二百五十里之積也至秦雖破壞先王之法漢因之十里一亭十亭一鄉迨至李唐亦以百戶為里五里為鄉里必繫于鄉今古然也然唐以計租庸調之所出漢以考戶口之稀稠周人亦以制

軍賦之所從入而凡教未嘗不興焉故敬敏任恤之書於閭孝弟睦婣之書於族德行道義之書於黨考於州而後興於鄉此周人之教法然也自十里一亭積而至於十亭而一鄉乃置三老以職教化之事此漢之教法然也若夫唐則食禄之家無得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其所以崇仁義而抑貨利教法又為如何也是知里以仁為美而鄉井莫不以親睦之為貴豈非服從教化乃君子之所尚者歟彼里名勝母曾子不之入互鄉難與言則雖童子見焉而不能以無惑鄉里詎容若是不淑哉吾夫子所生之鄉曰魯昌平鄉所居之里曰闕里而當時薰夫子之德染夫子之教而化為賢人君子之歸者豈必皆生夫子之鄉居夫子之里者而况乎生夫子之鄉又居夫子之里耳熟乎夫子之謦欬目習乎夫子之容貌得以餐其和而茹其教抑又何幸也然鄉與夫子同里與夫子同而化為仁人君子之歸未足以見聖人德化之

盛里不與夫子同鄉又不與夫子同而化為賢人君子之歸亦未足以見吾聖人德化之盛蓋當時之天下尊之後世之天下仰之皆慕而為賢人君子之歸則吾聖人德化之盛於此而後可見也然則孰從而求之鄉黨一篇蓋可想見

事類鄉射 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丨丨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記

鄉飲 鄉飲酒 丨丨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記

里有廬 凡國野之道十丨丨丨丨廬有飲食禮地官遺人

里有殯 丨丨丨不巷歌記曲禮

鄉有鬪 鄰丨丨丨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孟

稱鄉原 萬子曰一鄉皆丨丨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

之似廉潔衆皆悦之自以為是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酌鄉人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丨丨丨孟子

鄉三物大司徒掌以丨丨丨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周禮司徒

鄉五物鄉大夫掌以丨丨射之禮丨丨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衆仝上

知王道孔子曰吾觀於鄉而丨丨丨之易易也記鄉飲酒

召僚友為酒食以丨鄉黨丨丨以厚其別也記曲禮

五十養凡養老云云丨丨丨丨於鄉記王制

六十杖丨丨丨於鄉仝上

五州賓丨丨為鄉使之相丨丨周禮司徒

一命齒丨丨丨于鄉里黨正

奈何去國君去其國止之曰丨丨丨社稷也大夫曰丨丨丨宗廟也士曰丨丨丨墳墓也記曲禮

必敬止維桑與梓丨丨丨注父之所植已尚不敢不恭敬詩小弁 杖者出鄉人飲酒丨丨丨斯出矣語十

君子居丨丨丨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語十五 邦大夫子貢曰禮居是丨不非其丨丨家語

里仁者丨丨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語四 鄉達尊天下有達尊三德一齒一爵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

鄉人儺丨丨丨朝服而立於阼階語十

鄉大夫丨丨丨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禮 鄉善士一丨之丨丨斯友一鄉之善士孟

里社鳴丨丨丨此有聖人春秋傳潛潭巴云 無何有遊於丨丨丨之鄉莊子

朋三為里黃帝畫埜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八家為井井一為鄰鄰三為朋丨丨丨里五而邑邑十而都都十為師師十為

五州為鄉周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愛四州通鑑外紀

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使之相賓禮於黨恂恂孔子

｜鄉｜｜｜｜如也似不能言者語十吾行闕

去魯遲遲孔子｜｜曰｜｜也去父母之道也孟

黨童子｜｜｜｜將命語

互鄉童子｜｜難與言｜｜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語

不過勝母曾子至孝｜｜｜淮

不入朝歌墨子非樂｜｜｜仝上

謗毀鄉校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子產曰｜｜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其毀之左襄三十

不棄鄉好吳為邾故將伐魯問于叔孫輒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注

丨以其私怨惡㕏丨丨里之丨哀八年**東里子產**為命云云丨丨潤色之語**闕里孔子**居丨丨在兖州即丨丨所居之故宅也漢晉春秋**里有大樗**樗里子注樗木名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高誘注云疾居渭南之陰鄉其丨丨丨丨故號樗里子紀年又有謂之褚里疾史本傳**里名深井**嚴仲子使聶政刺韓相俠累政直入上階刺殺累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韓人暴其尸於市購問莫能識其姊嫈聞而往哭之曰是軹深井里聶政也注深井軹縣之丨丨本傳**高唐縣駒**王豹處於齊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丨丨而齊右善歌**西河干木**干木隱而西河美李陵降而隴西慚唐登科記**發閭左戍**秦二世元年秋七月丨丨丨丨漁陽九百人注師古曰閭里門也發閭左之人皆遣戍也漢陳勝傳**立枌榆社**漢高祖少時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亦立焉故後人用枌榆字為鄉曲也**有枌**

榆鄉枌榆鄉名郊祀志徙居陵里萬石君｜｜｜｜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徙居杜陵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後｜｜｜｜｜並本傳名冠蓋里襄陽郡峴山南至宜城百餘里其間雕墻峻宇閭里填列漢宣帝末其間有卿士及刺史二千石數十人同日大會荊州刺史行部見之敕縣｜｜其里為｜｜｜曰鄭公鄉三國孔融深敬鄭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尊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四皓又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之然則四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宜｜｜｜｜改高陽里荀氏舊里名西豪潁陰令以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其里曰｜｜｜孔白六帖號君子鄉王烈以義行稱鄉里有爭田者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有望廬而反有盜者不辭

刑罰勿使王彥方知之丨所居為丨丨丨後漢

有昭君村 王昭君生於峽州丨丨丨丨

有綠珠江 綠珠生於白州丨丨丨丨並六帖

鑿井得銅 閭里麗公丨丨丨丨六帖

探樹得環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並以清德聞祜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之物何故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即祜之前身也本傳

得其懽心 曾肅大散財貨甚得鄉里丨丨吳

疾之如讎 何曾陵駕人物鄉閭丨丨丨丨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焉晉

豐約與共 何琦丨丨丨隣鄉丨之晉中興書

文武表名 范柏年漢中人嘗謁宋明帝因言及南海貪泉帝問柏年云卿鄉中有此水否對曰臣漢中唯有丨里丨鄉廉泉讓泉足以丨丨

賊那可入 魏任瓝字子旗樂安傳昌

人漢末黄巾起到傳昌聞旋姓名曰夙聞任子旗天下賢人今作||||其鄉耶

君有何穢 劉齊繒為河東相居人有姓賴所居名穢里繪嘲之曰|||||而居穢里答曰未審夫子有何闕而居闕里

號曰鳴珂 唐張嘉貞為相弟嘉祐為金吾將軍每上朝軒蓋騶從盈閭|所居坊||里

號曰居巢 劉子玄封居巢縣子鄉人以其兄弟六人俱有名|其鄉曰高陽里曰||孔六帖

同鄉持羊酒賀 盧綰豐人也與高祖同里同日生里中||||兩家及壯學書又相愛也高祖起沛綰以客從入漢為將軍後盧臧荼封為燕王漢本傳

分肉食均 武陽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甚|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乎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本傳

沛公騎士 ||麾下||適里中子酈食其傳

定國邑子 尹翁歸名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

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訖||兩人本傳

邑人相如 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時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司馬||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

邑子嚴助 朱買臣吳人也詣闕上書久不報會|||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悅之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

鄉人所知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既至帝覈之允對曰臣之||||也世說

鄉人所作 張紘見柟榴枕愛其文作為賦陳琳見之以示人曰此吾||張子綱||吳志

管邴同縣 華歆與|寧|原相善管邴||人也及還遼東而子魚不與

安史同閈 史思明與安祿山同里閈唐文宗記

有月旦評 許劭與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焉

題蒲葵扇 謝安邑子有蒲葵扇

五萬安取其中者丨之價增數倍

素聞其賢

京貫之或薦之京兆尹李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同里丨丨丨丨顧識之而進于上或者喜以告曰予今日詣實而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

罕識其面

五代崔棁遭世亂寓居于滑臺不遊里巷十餘年人丨丨丨丨梁貞明三年舉甲科

曰鄉人也

越公遇内史薛公曰公見王通乎丨丨丨丨文中子禮樂篇

即鄉人也

温公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遂居洛濵買園于尊賢坊以獨樂名之始與先君康節遊嘗曰光陝人先生衛人今同居洛丨丨丨丨有如學道之尊當以年德為貴官職不足道也公一日着深衣自崇德寺書局散步洛水隄上因過康節天津之居謁曰程秀才云既見温公也問其故公筞曰司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留詩云拜罷歸來抵寺居解鞍縱馬罷傳呼紫衣金帶盡脫去便是林間一野夫草軟波清沙路微手攜筇杖着深衣白鷗不信忘

機久見我猶穿岸栁飛康節和曰冠蓋紛華塞九衢聲名相軋在前呼獨君都不將爲事始信人間有丈夫風背河聲近亦微斜陽侯伯隔雲衣一雙白鷺來烟外將下沙頭却背飛公一日登崇德閣約康節久未至有詩曰淡日濃雲合復開碧伊清洛遠縈迴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康節和云君家梁上年時燕過社今年尚未迴爲罰誤君凝望久萬花深處小車來聞見錄

蘇子瞻遠景樓記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民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今學古以西漢文詞爲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爲迂闊至于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象事之而其賢者則

記錄其行事以為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為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為農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為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苗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為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為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為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為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

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為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為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大有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于故邱布衣幅巾從邦君于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

蘇子瞻謝范舍人書

軾聞之古人民無常性雖土地風氣之所稟而其好惡則存乎其上之人文章之風惟漢為盛而貴顯暴著者蜀人為多蓋相如倡其前而王褒繼其後峩冠曳佩大車駟馬倘佯乎鄉閭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弦歌之聲與鄒魯比然而

二子者不聞其能有所薦達豈其身之富貴而遂忘其徒耶嘗聞之老人自孟氏入朝民始息肩救死扶傷不暇故數十年間學校衰息天聖中伯父解褐西歸鄉人嗟嘆觀者塞塗其後執事與諸公相繼登於朝以文章功業聞於天下於是釋耒耜而執筆硯者十室而九比之西劉又以遠過且蜀之郡數十某不敢遠引其他蓋通義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縣去歲舉于禮部者凡四五十人而執事與梅公親執權衡而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則其他可知矣夫君子之用心於天下固無所私愛而於父母之邦苟有得之者其與之喜樂豈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哉執事與梅公之於蜀人其始風動誘掖之使聞先王之道其終度量裁置使觀天子之光與相如王褒又甚遠矣某也在十三人者之中謹因閽史進拜于庭以謝萬一又以賀執事之鄉人得者之多也

朱元晦縣學藏書閣記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之間其文則出于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之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葢天理民彛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於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為而忽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為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為功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要而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騖乎荒虛浮誕之域葢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歟婺源學宮講堂之上有重屋焉

牓曰藏書而未有以藏莆田林侯處知縣事始出其所寳太帝神筆石經若干卷以塡之而又益廣市書凡千四百餘卷列庋其上俾肄業者得以講教而誦習焉某故邑人也而客于閩兹以事歸而拜於其學則林侯已去而仕於朝矣學者猶指其書以相語感歎久之一旦遂相率而踵門謂某盍記其事且曰近年以來鄉人子弟不願學者衆而病未知所以學也子誠未忘先人之國獨不能因是而以一言曉之哉某起對曰必欲記賢大夫之績以詔後學垂方來則有邑之先生君子在某無所辱也顧父兄子弟之言又某之所不忍違者其敢不敬而諾諾於是竊記所聞如此以告鄉人之願學者使知讀書求道之不可已而盡心焉以善其身齊其家而及於鄉達之天下傳之後世且以信林侯之德於無窮也是為記

黄直卿習鄉飲酒儀序

請賔介陳器饌獻賔介獻饌旅酬燕六者禮之大節也登降辭受禮之文也鼎俎籩豆禮之器也脯醢脊

脊禮之用也此觀禮者所共知也其數易知其義難知也鄉飲教親睦也鄉閭親愛陵犯爭訟之風息矣夫禮主于敬敬勝則乖乖則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和和勝則瀆瀆則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敬始之以禮教敬也終之以樂教和也拜至拜洗拜送拜既敬之至也請安請坐爵樂無筭和之至也敬而和禮之大義也此所以親睦鄉閭而息陵犯爭訟之風也降洗降盥潔也辭降辭洗遜也父坐子立孝也老者坐于上少者立于下弟也飲食必祭不忘本也酬爵不舉不盡人之忠也序賓以賢貴德也序坐以齒貴長也序䭾以爵貴貴也工歌必獻不忘功也燕及沃洗不忘賤也歌關雎葛覃卷耳齊家之義著矣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事君之義著矣一飲一食一拜一坐一揖一降無非教也通于義者又非但可以親睦鄉閭而已也天理得人心正無所施而不可也聖人著為禮以教人凡為鄉人者皆知此義焉此成周之世所以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也禮樂廢墜

鄉人之羣飲者未嘗廢豐飲食侈供帳恍聲伎恣歡噉教侈也導慆也恣慾也無非所以敗人心也後世之大夫曾古之服勤于畎畝者之不若也然則是禮也雖不行于今之世學士大夫之有志于古者其可不思所以講明而肄習之歟吾友趙君師恕官不達而志其貧今不合而志於古其為邑于杭嘗行鄉飲酒之禮矣今復舉是禮與鄉之有志之士講肄焉禮成有欲紀其儀節而録之木者屬予為之序予猶恐觀禮者習其數而不明其義也故紀其大畧使刻之篇首

詩集坐深｜｜鄉里敬杜坐下｜｜浙人多宋百家相近｜｜似參差相過人不知云云

歸客村非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杜過南鄰相送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堦除鳥雀馴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柴門月色新

杜南陔

君侯至|||之初閭里自相賀韓合江亭

阮郎迷|||里巷元稹代曲江老人

虎穴連|||里閭隄防舊風俗杜課伐木

穾仗史筆舊籍在東都茅屋枳棘籬還歸非無

指灞渭陽春㣲生兮耕吾土死也埋吾陂文章自傳道||||為韓寄崔

為語長者||里||

|德齒敬已占坡

思鄉

輿地提綱凡生乎天地之間者自非草木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嘗觀禽獸之為物

至微且賤也一失其匹喪其羣越月踰時焉猶必反

而巡之過其故鄉則回翔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蹰焉

雖至于燕雀且有啁噍之頃然後乃能去之也矧人

為萬物之靈乎棄墳墓離親戚而去之他國閱歲時

之滋久悲風物之非舊幾何而能不動故里之思此古人於觴咏之間未嘗不為之勤渠也

事類樂所生 太公封於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丨其丨自丨禮不忘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首丘仁也禮檀弓

胡不歸 式微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式微式微丨丨丨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式微式微丨丨丨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詩

茲永歎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云云我思肥泉丨之丨丨丨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注肥泉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歎須漕衛邑而來所經邑故又思之既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詩

操楚音 楚鍾儀為晉所繫晉侯與之琴遂丨丨丨晉侯曰樂操土風不忘本也遂釋之

為越吟 越人莊舄仕楚楚王曰舄越之鄙人今日入楚富貴耳亦思越否使人往聽之乃丨丨丨

立新豐

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丨為丨丨縣三輔舊事

不忘沛

高祖還過沛故人父老諸母子弟佐酒道舊故為笑樂酒酣上自擊筑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起舞慷慨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歸故鄉豐沛吾所生長極丨丨耳又曰萬歲後吾䰟魄猶思丨

自痛去家

貢禹上書曰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丨丨丨三千里誠恐一旦蹎仆不能自還骸骨棄捐孤魂不歸不勝私願乞骸骨及身生還鄉里死無所恨

願生入關

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丨丨丨丨玉門丨

馬上琵琶

漢送烏孫公主念其行路丨怨慕使知音者於丨丨彈丨丨以慰傅玄琵琶賦序

夜中胡笳

晉劉琨字越石在晉陽為敵騎圍數重丨丨奏丨丨賦流涕歔欷有懷土之情向曉復吹賊棄圍走又劉疇嘗避亂塢壁時賊數百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吹之為出塞入塞

之聲羣賊垂泣而去

東頭竹篠

陸機在洛忽思｜｜｜｜之飲語劉寶曰吾鄉思轉深矣語林

吳中蓴鱸

張翰字季鷹吳郡人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東西椽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語欲去意榮執其手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蒓菜｜羹｜魚鱠曰人生貴得志何能覊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歸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幾

悲思求歸

漢明帝永平中剡縣有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迷失道粮盡望山頭有桃共取食之始覺少健下山得澗水飲之並澡洗望見蔓菁菜從山腹出次有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飯屑二人相謂曰去人不遠因過水行一里又度一山出大溪見二女顏容絕妙世所未有便喚劉阮姓名如有舊識問郎等來何晚因邀過家廳館服飾精華東西各有牀帳帷設七寶瓔珞非世所有左右直悉青衣端正都無男子須臾進胡麻飯山羊脯甚美又設甘酒有數仙客將三五桃至云

來慶女婿各出樂器歌調作樂日向暮仙女各還去劉阮就所邀女家止宿行夫婦之道留十五日求還女曰來此皆是宿福所招得與仙女交接流俗何所樂遂住半年天氣和煦常如二三月百鳥哀鳴｜｜｜｜甚切女曰罪根未滅使君等如此更喚諸仙女共作歌吹送劉阮從此山洞口去不遠至大道隨其言得還家鄉並無相識鄉里怪異乃驗得七代子孫傳聞上祖入山不出不知何在既無親屬栖泊無所却欲還女家尋山路不獲至晉太康八年失二人所在續齊諧記

得自此歸

陳季卿江南人舉進士長安十年不歸一日於青龍寺訪僧不值憩於火閣有終南山翁亦俟僧久之壁間有寰瀛圖季卿尋江南路歎曰｜｜｜｜不悔無成翁曰此易耳起折階前竹葉置渭水中曰注目於此則如願季卿熟視見一舟甚大悅然登舟其去極速旬餘至家異聞錄

顧見白雲

狄仁傑授并州法曹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孤飛謂

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唐本傳

奮懷舊都

河東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其間有大河條山氣蓋關左吾因翹翹褰裳丨丨丨丨丨丨杯子厚書

烏孫公主歌

先是丨丨使使獻馬願得尚漢丨丨丨為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許曰必先內聘然後遣女烏孫以馬千匹聘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為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烏孫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以幣帛賜王左右貴人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為作丨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丨兮旃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綉給遺焉漢西域傳

劉跂蜀舍銘

蜀郡王萬寓鄭榜其居曰蜀舍持餘杭朱俊民所為記過須城劉跂而請

銘為之銘曰噫嘻此舍是蜀非耶吞若兩川坤之維耶
危乎高哉上青天耶赤甲白鹽峙𢧐眉耶楷節醬蒟飯
蹲鴟耶一物不有而不無耶噫嘻此舍是真蜀國身如
壺公靡索不獲行以蜀馳卧以蜀息隂燕陽魏吳越璀
錯裴徊周流誓不以易
謂不信者有如此石

詩集馬依北風代｜｜｜｜飛鳥棲故巢古詩鳥巢南枝越｜｜｜｜故鄉
籬下菊｜｜｜｜｜｜今日為誰開江摠蝴蝶夢中家｜｜｜｜｜萬里崔塗誰能
久京洛｜｜｜｜｜緇塵染素衣謝元暉祇是說家鄉｜｜｜｜如何連曉語韓退
之歸心折大刀杜黄色見歸期｜｜｜眉間｜｜｜夢短不到家
一夜九起嗟｜
｜｜｜｜

榮鄉 附鄉好

輿地提綱 千木隱而西河美李陵降而隴西愧山以仙而名水以龍而靈鄉邦以有人而榮從古然也夫士君子之得志也豈但欲以功名富貴而驕人哉彼其心若曰學不用則已用則為泰山為北斗使學者無不翹首而起敬才不奮則已奮則為景星為鳳凰使斯人無不拭目以顧覿向也為諸老先生之所推而今也能有以愜其心向也為愚夫孺子之所輕而今也能有以折其氣桓圭袞裳高牙大纛祇其末耳彼有忠不足以事君澤不足以及民功不足以施於社稷惟欲僥倖於寸秩叨冒於升斗之禄歸以為子孫計且以為市好田宅計方昂昂然軒軒然以為人皆不吾若此所為小丈夫耳曾何足以夸一時榮一鄉哉

事類

佩印　蘇秦字季子｜六國相｜過雒陽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秦笑謂嫂何前倨後恭也嫂蛇行匍伏以面掩地而謝曰今見季子位高金多秦喟然嘆曰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六國相｜｜乎

衣錦　項羽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羽見秦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夜行

駟馬來迎　漢朱買臣吳人武帝拜為會稽太守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首邸者寄食拜為太守衣故衣懷印綬步歸郡邸值上計時會稽吏相與羣飲不視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吏皆醉大呼曰誕妄耳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賀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廐吏乘｜｜｜｜｜｜｜買臣遂乘傳去

弩矢前驅　司馬相如與臨邛令王吉相善臨邛富人卓王孫曰令有貴客

為具召之并召令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文君夜亡歸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一錢不分相如與俱之臨卭晝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爐相如身自著犢鼻褌滌器於市中因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言得召奏賦為郎其後言卭筰冉駹者可通為郡縣上以為然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丨丨丨丨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卭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懽

垂組夸鄉　漢武帝以璽書敕責樓船將軍楊僕曰將軍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丨三丨丨丨里注銀銀印也黃金印為主爵都尉樓船將軍梁侯三印故云三組

杖節還鄉　後魏董徵以儒學累遷安州刺史因述職過家置酒高會乃云腰龜返國昔人稱榮丨丨丨胡云不樂誡子弟曰此之富貴匪自天降乃勤學所致耳時人榮之

衣繡晝行　魏張允為雍州刺史太祖

曰還鄉本州可謂｜｜｜｜矣**衣錦晝遊**中宗時僕射魏元忠還宋州拜掃上幸白馬寺以送之制曰｜｜｜｜｜在乎茲日散金敷惠諒焉斯辰元忠至鄉竟無所賑施議者短之

改所居里賀德仁兄弟八人時比漢荀氏太守鄱陽王伯山｜｜｜甘誇里為高陽｜孔帖

號所居鄉劉仁軌進爵為公子及兄子受上柱國者三人州黨榮之｜｜｜｜為樂城鄉三五里仝上

白襴謁令五代馬全節初徙居晉過元城衣｜｜｜縣官州里以為榮同上

敬桑梓里必式入｜｜｜｜禮**閭必步**門｜｜溝渠｜｜白帖

必敬桑梓維桑與梓｜恭｜止詩

敢煩里旅齊景公欲更晏子宅云云｜｜｜｜注旅衆也左傳

故為樂笑高祖詳見前思鄉

輒加厚恩光武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南頓田租

一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讓也帝大笑復增一歲通鑑本紀

對按不食

內史石慶醉歸入里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六帖

入里必趨

萬石君從居陵里慶及諸子｜｜｜門｜｜至家

望里門而步

張湛為馮翊告歸平陵｜｜｜｜｜主簿曰明公位尊不宜自輕湛曰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輕之有

望縣門輒步

苗晉卿為太守嘗入壺關｜｜｜｜曰公門當下况父母邦乎

示子孫不忘

王師範以青州父母所籍每縣令至具威儀入謁令固辭師範遣吏挾坐拜廷中乃出或諫不可答曰吾示｜｜｜｜本也

與耆老相樂

司空圖每歲時祠禱鼓舞圖｜閭里｜｜｜｜孔帖

不宜自剽殘

韋城翟讓為盗李勣往從之說曰鄉壤｜｜｜

丨丨或者喜以告詳見前同鄉内自崇德散步見前同鄉人也注鄉即歐陽

公晝錦堂記○汪學士晝繡堂記並見前志林論司馬相

如之非司馬長卿始以汚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亡絲毫之善以自贖也

而創開西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迺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

石君下里門之義乎志林

詩集懿親會復此丨丨丨而增交道榮李公事閒官為本府當身榮因得還鄉任野情

自廢田園今作主每逢耆老不呼名舊遊寺裏僧應識新別橋邊樹亦成丨丨乡丨詩更好將誰相送上山行

張籍送楊少尹赴蒲城塞閭里鞍馬僕從丨丨丨韓化鄉里自可丨丨丨豈惟門户榮曾

道路光里門每入從千騎賓主俱榮丨丨丨歐　草木光丨丨亦晶丨后山　錦衣還

丨丨白日丨家樂鶴髮當年拜壽榮歐　錦衣榮路人應羨丨丨丨仝上　非張美名古之

人富貴歸於本郡縣譬若衣錦遊白晝自光絢不則如夜行雖麗胡由見事累載方册今復著俚諺或紆太守

章或擁使者傳歌樵忘故鄉滌器掩前賤所得快恩仇愛惡任驕猶其志止于此士固不足羨茲予來舊邦意

非在矜衒以疾而量力懼莫稱方面抗表納金節假守冀鄉便帝曰其汝俞建纛往臨殿行路不云非觀嘆溢

郊甸病軀諧少休先壠遂完繕歲時存父老伏臘潔親薦恩榮孰與諧衰劣愧獨擅公餘新此堂夫豈事飲讌

亦丨丨丨丨輕薄詑紳弁重祿許安閒顧已常兢戰庶一視題榜則念報主眷汝報能何為進道確無倦忠義

聳大節匪石烏可轉雖前有鼎鑊死耳誓不變　豈誇故丹誠難悉陳感泣對筆硯韓稚圭晝錦堂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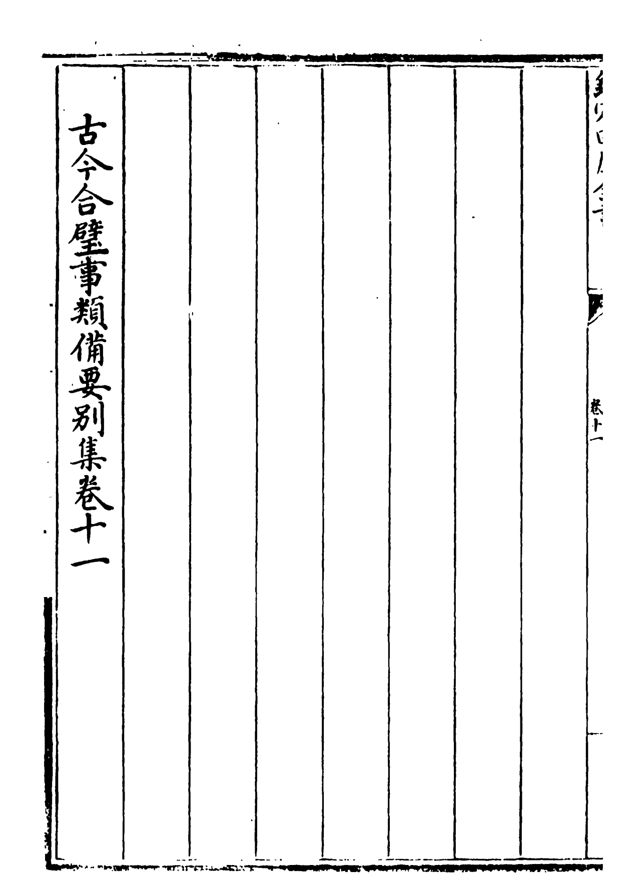
里白首三朝社稷臣壺漿夾道擁如雲金貂爭看真丞相竹馬猶迎舊使君丨止軒裳丨丨丨已將鍾鼎勒元勲不須授簡平津客好學平津自有文歐陽永叔寄題相州榮歸堂

名紙呼先輩君恩熏喜拜維桑路入家山道更光春色殿前初脫白秋風隴上見焚黃偏留丨丨丨丨丨喜著藍袍到故鄉科第孝思俱已遂却經劒棧莫淒涼梅昌言送楊可及第還鄉

風采照鄉閭蘇

真剛不作鈎包孝肅拯合淝人出守本郡不肯少屈法以阿鄉曲之好故流俗稍稍謗議公乃為詩以見意其間一聯云直幹終為棟丨丨丨丨丨其守正不回如此苕溪漁隱

都不將為事見前同鄉即鄉人也注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十一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十二

宋 謝維新 撰

鄉里門

比鄰

輿地提綱 予讀周禮至大司徒有曰五家為比遂人又曰五家為隣比與隣皆五家之積是何實同而名之異也夷而考之則在郊内者謂之比在郊外者謂之隣釋文皆訓為近而鄭玄曰異其名者示相變耳此則比隣之無異義也然古者比隣之制必使之相保相愛而又相和親或有罪奇衺則不無

相及也故宅之卜不如隣之卜百萬買屋千萬買鄰非故輕此而重彼也誠以隣有不善則所居雖華美非所以為安且利也然則士君子之將定其居其可不先定其隣乎得其隣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而親睦之風於是乎在矣

事類

洽比｜｜其隣詩正月

善隣親仁｜｜國之寶也左隱六

為閭五比｜｜使之相受禮大司馬

為里五隣｜｜云云皆有地域溝樹之禮遂人

比長比長各長其｜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罪奇衺則相及從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從于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內之禮

隣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賛從于他邑則從而授之

救菑恤｜｜隣｜天之道也左僖

棄信背｜｜｜｜隣患孰恤之仝上

舂不相隣有喪｜｜｜記

居必擇

君子｜｜｜隣可以避患晏子隣殺牛東｜｜｜｜不如西隣之禴祭見既濟隣為塋以｜國｜
｜孟隣之厚晉侯秦伯圍鄭鄭使燭之武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
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隣｜｜｜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
之困君亦無所害左襄三十一隣是卜晏子見先廬門以與爾隣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
辭子曰毋｜｜｜｜里鄉黨乎語六乞諸其隣微生高或乞醯焉｜｜｜｜而與之語五近學
可居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
其子嬉戲為賈又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舍學舍之傍其子遊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曰此｜以｜子遂居
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列女傳連墻不謁列子與南郭子｜｜二十年｜相請｜秉燭

避嫌 昔顏叔子嘗獨處於室隣之嫠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使秉燭放乎旦而薫盡束薪而繼之自以為丨丨之不審若其審者宜若魯人有男子獨處於室隣之嫠婦人又獨處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閉戶不納

束緼請火

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逐之里母即丨丨丨丨亡肉家曰昨夜犬得肉鬬相殺請火埋之姑遂還婦

伐樹還婦

東家棗吉庭吉妻取棗吉乃去婦隣人欲丨丨吉乃丨丨里語曰東家棗完去婦復還王吉傳

穿壁引光

匡衡勤學而無燭隣舍干不得乃丨丨丨其丨以書映而讀之西京雜記

祭竈請隣

漢御史大夫張忠署孫寶主簿寶從入舍丨丨丨比丨

得酒從隣

陶侃家貧有友人過侃侃無以致誠其隣人謂侃曰子門有長者軒車何不延之論當世事侃曰貧不能備禮餌隣人容於墻頭送以濁醪隻雞遂成終日之歡

挑女

折齒 謝鯤隣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之｜投梭｜其兩｜時人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

厭卿老拳 石勒與李陽爭漚麻池日相毆擊及貴乃召陽與酣讌引陽臂笑曰孤曩日｜｜｜｜卿亦飽孤毒手

百萬買隣 梁呂僧珍字元瑜為南兗州刺史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千萬買宅一｜｜｜｜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函曰錢一千閽人少之不為通季雅强進僧珍疑其故自發之乃全錢也僧珍言於武帝拜衡州刺史

一丈益隣 陳蕭與民紀伯為隣伯夜切藩蕭地自益蕭見之伺伯去後密拔其藩｜｜以地｜伯伯覺之慙懼既還所侵又却一丈太守周府君高蕭德義刻石旌表其閭號曰義里會稽典録

隣居

叫呼 宋張鏡與顏延之｜｜顏談義飲酒｜｜不絕而鏡靜嘿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取胡床坐聽辭

義清玄延之曰彼有

隣里侵占

楊玢仕蜀至顯官隨王衍歸後唐以老致仕歸人馬由是不復酣呼長安舊第多為｜｜｜｜子弟欲詣府訴玢批狀尾四隣侵我我猶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言

可時相招

富韓公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地與康節天津隱居相近公曰自此｜｜｜｜矣康節曰雍冬夏不出春秋時間過親舊間相招未必來不名或自至公謝客戒其子曰先生來必以時見康節一日過之公贈以詩

韓愈寄盧仝古風

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云云昨晚長鬚來下狀隔墻惡少惡難似每騎屋山下窺闞渾舍驚怕走折趾憑依婚媾欺官吏不信令行能禁止先生受屈未曾語忽此來告良有以嗟乎身為赤縣令操權不用欲何俟立召賊曹呼五伯盡取鼠輩尸諸市先生又遣長鬚來如此處置非所喜況又時當長養節都邑未可猛政理先生固是余所畏度

量不敢窺涯涘放縱是誰之過歟欬尤戮僕愧前史買羊沽酒謝不敏倘逢明月曜桃李先生有意許降臨更遣長鬚致雙鯉

詩集斟酒聚|||比隣陶淵明生女嫁||猶是||比隣杜兵車行王翰卜||顧|隣孟母芳芬芳||隣隔屋喚傍舍頗淳朴所願亦易求|||西家借問有酒不墻頭過濁酌展席俯長流仝上還家驚醜女來效顰|||四隣李白卜居為比|||乃此地井井||隣仝上任屋連墻||住||住來故莫間韓見擬移居|||作隣里不論時節請開關劉禹錫若許歸田皇恩|||去晚歲當為隣舍翁榔子厚劉禹錫此里中人寄居延壽里為與延康隣不愛延康里愛||||人非十年故人非九族親人有不朽

語得之煙山春賈島

錦里先生 ｜｜｜｜烏角巾園收芋栗不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杜南隣

澆薙同渠 僻巷隣家少茅簷喜並居蔬𥻘常共竈｜｜亦｜｜傳屐朝尋藥分燈夜讀書雖然在城市還得似樵漁于鵠題隣居

幽花滿樹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欹｜｜山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杜過南隣朱山人水亭

宜作兩家春 明月好從三徑夜綠楊｜｜｜｜｜白居易與元八卜隣

相看萬事休 耦耕若便遺身去黃髮｜｜｜｜｜劉和

壁隙透燈光 ｜｜｜｜｜｜籬根分井口梅堯臣贈隣居

井泉分地派 ｜｜｜｜｜砧杵共秋聲徐鉉喜李少保卜隣

索居今日鬢宜斑 杜齒相知約歲寒｜｜｜｜｜｜｜拂衣已解虞卿印築

室何須謝傅山許下田園雖有素洛中花卉足供閒他年決意歸何處便見交情厚薄閒司馬君實和景仁卜居許下景仁頃見許居洛今而背之故詩頗致其怨

獨堪窮巷寂無依先生自衛容西嶽樂道安閒絶世機再命初筵終不起一一一一一一貫穿百代常探古吟咏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忽相訪醉

和風雨夜深歸富彦國謝堯夫見訪

竹柏相望數十楹一一一一一一一藕花多處復開亭

如何更欲通南埭割我鍾山一半青荊州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十二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十三

宋 謝維新 撰

宫室門

宫殿

宫室志要

宫穹也屋見於垣上穹然高也殿其大堂也形象東井刻為荷菱水物所以厭火灾

蓋嘗考之宫之制其來久矣而殿則商周以前其名不載按史記秦始皇初作前殿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之旗是則殿之所從始也然自周秦以上制度不厭簡陋至周而後大備降及于秦乃始尚宏

麗非復古人之影響也況秦漢而下日敝於丈土木之功愈浩矣且天子之宮殿非令壯麗固無以重威獨不思以四海為家而遽忍竭民之膏窮民之力以從事一室乎此有道之君惟務崇儉不務崇奢惟事廣德不務廣居而所御之宮殿惟修舊而已不廢其成而已矣

事類

禁中　伏儼曰蔡邕云本為禁中門閤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為||孝元皇后父母禁避之故曰省中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皆當視察不可妄也漢書

宸中　楓槐被宸注宸帝居屋宇也言植此木於||何晏賦

雙闕　宮門||鄭衆云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然則其上縣法象其狀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門之相對為雙故名焉並釋名

兩觀　闕觀也古者每門樹||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

徧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而書其所闕多少故謂之闕其上皆丹壁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昭示四方焉蒼龍闕畫蒼龍白虎闕玄武闕畫白虎玄武朱雀闕畫朱雀三枚崔豹古今注

端門||注師古曰殿之正門漢

掖門||注服虔曰正門之旁小門如人臂掖也漢成帝紀又宣政門內有宣政殿東有東上閤門西有西上閤門故以掖稱長安志

丹地||注以丹淹泥塗殿上地梅福傳

彤庭玉除||西都賦

冬窟夏巢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則居營||則居橧|注寒則累土暑則聚薪柴居其上記禮運

上棟下宇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易繫辭

兵師為衛黃帝邑于涿鹿之阿遷徙無常以|||營|通鑑外紀

茅茨不剪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李斯傳

禹戒雕墻夏啓五子述大|之|以

作歌云云其二曰云云峻宇丨丨有一於此未或不忘書五子之歌

湯儆恒舞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丨丨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書伊訓

禹無間然

子曰丨吾丨丨丨矣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語

湯以自責

丨丨丨六事丨丨曰云云宮室崇歟

傾宮瑤臺

桀為丨丨丨丨殫百姓之財

瓊室玉門

紂為丨丨丨丨其大三里高千尺七年乃成並通鑒外紀

前朝後市

左祖右社丨丨丨丨注王宮當中記考工

體國經野

丨丨丨丨注鄭司農云營國方九里國中九經九緯

左祖右社前朝後市禮天官

宮阿五雉

王丨門丨之制丨丨隅之制七雉注阿棟也禮考工

堂高九尺

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丨丨丨記禮器

路門畫虎

師氏居虎門之左注虎門路寢之門也王日視朝于丨寢丨外丨丨焉以明勇猛前以詔王又大寢門外如今宮殿端門下禮

魏闕觀

象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萬民｜治｜挾日而歛之禮象

豳居允荒篤公劉既景迺岡云云｜｜｜｜｜

聿來胥宇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女聿｜｜｜｜日止曰時築室于茲

宣王考室斯干｜｜｜｜也云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詩

穆王清都｜｜｜｜及化人之宫以為｜｜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列子

至故宫室箕子諫紂不聽其後箕子朝周｜｜殷墟｜｜｜毁壊生禾黍箕子傷之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宋世家

至故宗廟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宗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故作是詩也詩王國風

阿房宫殿始皇

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度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絶漢抵營室也注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于阿上為房營室星名天官書曰太極紫微宮後十七星絶漢抵營室曰閣道閣道亦星名也北斗

未央宮殿

｜｜｜漢書曰高祖七年蕭何造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上見其壯麗甚怒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對曰以天下未定故可因以治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無以重威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悅自櫟陽徙居焉｜｜｜周迴二十八里前殿東西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營未央宮因龍首山以制前殿至孝武以木蘭為棼橑文杏為梁柱金鋪玉戶華榱壁璫雕楹玉碣重軒鏤檻

青瑣丹墀左城右平黃金為壁帶間以和氏珍玉風至其聲玲瓏也未央宮有宣室麒麟金華承明武臺鉤弋等殿又有殿閣三十有二有壽成萬歲廣明椒房清涼水延玉堂壽安平就宣德東明飛雨鳳凰通光曲臺白虎等殿廟記云未央宮有增成昭陽殿漢宮殿疏曰未央宮有麒麟閣天祿閣有金馬門青瑣門玄武蒼龍二闕朱鳥堂甲觀非常室又有鉤盾署弄田三輔決錄曰未央宮有延年殿合歡殿四車殿又漢宮觀記云未央宮有宣明長年溫室昆德四殿又有玉堂增盤閣宣室閣三輔舊事云武帝於未央宮起高門武臺殿漢武故事曰神明殿在未央宮王莽改未央宮曰壽成室前殿曰玉路堂如路寢也按舊圖漸臺織室凌室皆在焉三輔黃圖

長樂宮殿

｜｜｜本秦之興樂宮也高皇帝始居櫟陽七年長樂宮成徙居長安城三輔舊事宮殿疏皆曰興樂宮秦始皇造漢修飾之周迴二十里前殿東西四十九丈七尺兩杼中三十五丈深十

二丈長樂宮有鴻臺有臨華殿有溫室殿有信宮長秋永壽永寧四殿高帝居此宮後太后常居之孝惠至平帝皆居未央宮漢書宣帝元康四年神爵五采以萬數集長樂宮五鳳三年鸞鳳集長樂宮東闕中樹上王莽改長樂宮為常樂室在長安中近東直杜門仝上

甘泉宮殿

|||一曰雲陽宮史記秦始皇二十七年作甘泉宮及前|築甬道自咸陽屬之關輔記曰林光宮一曰|||秦所造在今池陽縣西故甘泉山宮以山為名宮周匝十餘里漢武帝建元中增廣之周十九里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黃帝以來圜丘祭天處遁甲開山圖云陽先生之堀也武帝闢於南以象方象於甘泉宮更置前殿始造宮室有芝生甘泉殿邊按西漢舊儀云芝有九莖帝又起紫殿雕文刻鏤黼黻以玉飾之成帝永始四年行幸甘泉郊泰時神光降於紫殿宮有高皇宮又有林光宮有長定宮竹宮通天臺通靈臺武帝作迎風館于甘泉山後加露寒儲胥二

館皆在雲陽甘泉中西廂起彷徨觀築甘泉苑建元中作石闕封巒鳷鵲觀於苑垣內宮南有昆明池苑南有棠梨宮

建章宮殿

｜｜｜武帝太初元年柏梁殿災粤巫勇之曰粤俗有火災即復起大屋以厭勝之帝於是作｜｜｜度為千門萬户宮在未央宮西長安城外帝於未央宮營造日廣以城中為小乃於宮西跨城池作飛閣通｜｜｜構輦道於上下宮之正門曰閶闔高二十五丈亦曰璧門左鳳闕高二十五丈右神明臺門內北起別風闕高五十丈對峙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連閣皆有罘罳前殿下視未央其西則廣中殿受萬人三輔舊事云｜｜周迴三十里東起別風闕高二十五丈乘高以遠望又于｜門北起圓闕高二十五丈上有銅鳳凰赤眉賊壞之鳳凰闕武帝造高七十丈五尺一名別風闕又嶕嶢闕在圓闕門內二百步漢書曰｜｜｜南有玉堂璧門三層臺高三十丈玉堂內殿十二門階皆玉為之鑄銅鳳高五尺飾黃金

栖屋上下有轉樞向風若翔椽首薄以壁玉闕　壁門建章有駘蕩馺娑枍詣天梁奇寶鼓簧等宮又有玉堂神明堂疏圃鳴鑾奇華銅柱函德二十六殿太液池唐中池

北宮宮殿

||在長安城中近桂宮俱在未央宮北周迴十里高帝時制度草創孝武增修之中有前殿廣五十步珠簾玉戶如桂宮漢書曰呂后崩孝惠皇帝廢處北宮又曰哀帝崩貶皇太后趙氏為孝成皇后退居北宮皇后薄氏退居桂宮

桂宮殿

||漢武帝造周迴十餘里漢書曰桂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三輔記云桂宮在未央北中有明光殿上山複道從宮中西上城至建章神明臺蓬萊山三秦記未央宮漸臺西有桂宮中有明光殿皆金玉珠璣為簾箔處處明月珠金陛玉階晝夜光明又西京雜記云武帝為七寶牀雜寶按厠寶屏風列寶帳設於桂宮時人謂為四寶宮或亦以為北宮並仝上

垂楊數畝

長楊宮在今盩厔縣東南三十里本秦舊宮至

漢修飾之以備行幸宮中有｜｜｜｜因為宮名門曰射熊觀秦漢游獵之所｜｜｜｜

五柞連抱 五柞宮漢離宮也在扶風盩厔縣中有｜｜樹因以為名五柞皆｜｜其枝覆蔭數畝

瓦化鴛鴦 魏文帝謂周宣曰朕夢殿上雙｜落地｜為｜｜何也宣曰當有暴死者魏志

門外銅駞 晉索靖有先識遠見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嘆曰會見汝在荊棘中｜｜

魏好土功 ｜明帝｜｜｜既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失業陳羣力諫帝乃為之少有減省通鑑本紀

宋興土木 自晉氏渡江以來宮室草創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晉孝武末始作清暑殿｜｜無所增改上始大修宮室｜｜被錦綉壁妾幸臣賞賜傾府藏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上不答獨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矣宋孝

武紀

東山堙谷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二月詔營仁壽宮于岐州之北使楊素監之素奏前萊州刺史宇文愷檢校將作大匠記室封德彝為土木監於是丨丨丨丨以立宮殿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頓顛仆者推填阬坎覆以土石因而築為平地死者以萬數至十五年三月宮成上幸之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殫民力為離宮為吾結怨天下素聞之惶懼以告封德彝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上果召素入對獨孤后勞之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錢百萬錦絹三千段本紀

接澗跨洛 隋煬帝大業元年敕宇文愷與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南丨瀍丨北丨丨濱發大江之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苑囿云云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

雕飾華靡 唐太宗修洛陽宮將作大匠竇璡鑿池築山丨丨丨丨上怒遽命毀之免璡官

通鑑貞觀五年

制度甲小

唐太宗將幸九成宮即隋仁壽宮姚思廉諫上曰朕有氣疾暑輒煩劇往避之耳賜思廉絹五十匹監察御史馬周上疏以為東宮在宮城之中而大安宮乃在宮城之西丨丨比於宸居尚為丨丨於四方觀聽有所不足宜增修高大以稱中外之望又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又車駕北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獨居涼處溫凊之禮竊所未安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願速示反期以解衆惑

御宣政殿

唐制天子御正殿宣政則起居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聽退而書之季冬以授史官貞觀初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每仗下議政事起居郎執筆記錄于前史官隨之其後復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唐史百官志

對紫宸殿

唐制仗在紫宸殿名內閤則起居郎舍人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

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全上

賜對延英憲宗朝李絳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趍出帝曰欲與卿講天下事乃甚樂也○文宗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

召見金鑾賀知章見李白之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

多種花栁唐殿庭間||||||故杜詩云花覆千官淑景移○又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栁邊迷朱氏實録

惟植槐楸國朝|||||鬱然有嚴毅氣象全上

洞開諸門太祖命改晉太寧宮一如洛陽宮之制既成太祖坐正殿令||||直望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知之涑水

杜牧之阿房宮賦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去丼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墻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鈎心鬬角盤

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矗初六反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雩何龍雩一作雲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為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剽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鼎鐺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各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于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于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于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于市人之言語使天

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知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靈光殿賦｜｜｜父逸欲作此賦命文考往圖其狀文考因韻之以簡其父父曰吾無以加也時蔡邕亦有此作十年不成邕見文考此賦遂隱而不出文考時年二十至二十四過漢江溺而死○魯靈光殿者

王延壽

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亦所以永安也予客自南鄙觀蓺於魯睹斯而眙曰嗟乎詩人之興感物而作故奚斯頌僖歌其路

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物以賦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遂作賦曰○粤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文明殷五代之純熙紹伊唐之炎精荷天衢以元亨廓宇宙而作京敷皇極以創業協坤道而太寧於是百姓昭明九族敦序乃命孝孫俾侯于魯錫介圭以作瑞宅附庸而開宇乃立靈光之秘殿配紫微而為輔承明堂于少陽昭列顯於奎之分野瞻彼靈光之為狀也則嵳峩嶵嵬峞巍巊嵲吁可畏乎其駭人也岧嶢倜儻豐麗博敞洞轇轕兮其無垠也邈希世而特出羌瑰譎而鴻紛屹山峙以紆鬱隆崛崫乎青雲鬱坱圠以嶒巆崱繒綾而龍鱗汩磑磑以璀璨赫燡燡而爥坤狀若積石之鏘鏘又似乎帝室之威神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而雙立高門擬於閶闔方二軌而並入於是乎乃歷夫太階以造其堂俯仰顧眄東西周章彤彩之飾徒何為乎澔澔涆涆流離爛熳皓壁暠曜以月照丹桂歙赩而電烻霞駮雲蔚若陰若陽瀖濩燐亂煒煒煌煌隱陰

夏以中處霐寥窲以崢嶸鴻爌熀以爣閬飋蕭條而清泠動滴瀝以成響殷雷應其若驚耳嘈嘈以閒聽目矎矎而喪精駢密石與琅玕齊玉璫與璧英遂排金扉而北入宵藹藹而晻曖旋室㛹娟以窈窕洞房叫窱而幽邃西廂踟蹰以閒宴東序重深而奧秘屹鏗瞑以勿罔屑黶翳以懿濞魂㥒㥒其驚斯心猥猥而發悸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結構規矩應天上憲觜陬倔佹雲起嶔崟離樓三間四表八維九隅萬楹叢倚磊砢相扶浮柱岧嵽以星懸漂嶢峴而枝柱飛梁偃蹇以虹指揭蘧蘧而騰湊層櫨磥佹古毀以岌峩曲枅要結而環句芝栭欑羅以戢孴女立枝牚丑孟杈枒而斜據傍夭蟜以橫出互黝糾而搏負下岪蔚以璀錯上崎嶬而重注捷獵鱗集支離分赴縱橫駱驛各有所趣爾乃懸棟結阿天窗綺疏圓淵方井反植荷蕖發秀吐榮菡萏披敷綺房紫的窋咤垂珠雲楶藻棁龍桷雕鏤飛禽走獸因水生姿奔虎攫挐以梁倚仡奮舋而軒鬐虯龍騰驤以蜿蟺

領若動而蹤踞朱鳥舒翼以峙衡騰蛇蟉虬而遶榱白鹿子蜺於欂櫨蟠螭宛轉而承楣狡兔跧伏於柎側猨狖攀椽而相追玄熊蚺蜕以斷斷却負載而蹲跠齊首目以瞪眄徒眽眽而狋狋彌胡人遥集於上楹儼雅跽而相對仡欺猥以鵰眈呼決䫿烏交顟呼交顤遶而睽巨季睢許季狀若悲愁於危處憯嚬蹙而含悴神仙岳岳於棟間玉女闚窗而下視忽瞟眇以響像若鬼神之彷彿圖畫天地品類羣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上紀開闢遂古之初五龍比翼人皇九頭伏羲鱗身女媧蛇軀鴻荒朴畧厥狀睢盱煥炳可觀黄帝唐虞軒冕以庸衣裳有殊下及三后淫妃亂主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靡不載叙惡以誡世善以示後於是乎連閣承宮馳道周環長塗升降軒檻曼延漸臺臨池層曲九成屹然特立的爾殊形高徑華蓋仰看天庭飛陛揭孼緣雲上征中坐垂景頫視流星千門相似萬户如一

巖宎洞出逶迤詰屈周行數里仰不見日何宏麗之靡
靡咨用力之妙勤非夫通神之俊才誰能剋成乎此勳
據坤靈之寶勢承蒼昊之純殷包陰陽之變化含元氣
之烟熅玄醴騰涌於陰溝甘露被宇而下臻朱桂黝儵
於南北芝蘭阿那於東西祥風翕習以颯灑激芬香而
常芬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永安寧以祉福長
與大漠而久存實至尊之所御保延壽而宜子孫苟可
貴其若斯孰亦有云而不珍亂曰彤彤靈宮巋嶵穹崇
紛厖鴻兮崱屴嵫釐岑崟崰嶷駢巃嵸兮連拳偃蹇崙
菌踡嵼傍欹傾兮歇欻幽藹雲覆霮䨴洞杳冥兮葱翠
紫蔚礧碨瓌瑋含光晷兮窮奇極妙棟宇已
來未之有兮神之營之瑞我漢室永不朽兮

五鳳樓賦　梁周翰

伊京師之權輿也邈哉邈乎驗河圖之象按輿
地之書宅禹貢豫州之域距天文辰馬之墟因
四履建侯之地為六代興王之居城浚而都泝河而渠
結坤之絡振乾之樞星甍櫛堵我民之廬海漕山賫我

田之租勢雄跨胡氣王吞吳茫茫萬國魚貫而趋惟聖
皇之受命應期運而握符光潛躍於龍德戱元亨於帝
衢道德何師尊盧赫胥揖讓何比陶唐有虞英畧神武
威憚八區封豕必誅長鯨盡剗虎皮包闕鵠板捜儒墜
典皆索闕政咸鋪成天下之大務若雷奮而風驅乃顧
京室時行聖謨陋寢極之非制稽紫垣之舊圖且曰不
壯不麗豈傳萬世禹之卑宮葢匆暇之計堯之茅茨非
經久之制矧象魏之懸法伊億兆之所視况我力如天
我貲如地不漁爾民不斧爾利一毫之費差足為易乃
詔共工度景之中因舊謀新它徒之功臺卑者豐棟易
而隆椽斷而礱去地百步在天半空五鳳翹翼若鵬運
風雙龍蟠首若鼇戴宫丹楯霞繞神光何融朱楹虹植
晴文始烘綉楣娓燿雕拱玲瓏椒壁塗赭綺窗暈紅雙
闕偶立突然如峯平見千里深映九重奔星墜而交觸
靈景互而相逢門呀洞鈌若天之裂縱槊百武橫駕六
轍金鋪爍人光景明滅彈陽之力莫得而排叔梁之力

胡可以扶其下則冠蓋威蕤劍佩陸離車如流水待漏而馳駕肩排踵萬蠻渾夷萬衆紛錯魚龍尊卑咸去來之由此奔競湊於玉墀亶皇風之無外豈朝盈之有時三事庶尹乃拜表蕭墻謁帝未央以落大壯登謌永昌曰元聖明兮帝道昌威四海兮君萬方時高闕兮冠百常赫宋德兮垂無疆瞻天顏兮獻壽觴願君王兮長樂康帝曰俞哉爾觴且置當聽朕言庶曉朕意頃於戎馬之暇詳窺歷代之記乃知乎夏德之衰璇室且庇商宮之壞傾宮太侈楚王章華一身何寄秦皇阿房二世而棄漢武柏梁孽火隨熾陳后三閣義師尋至豈非乎禍生於漸欲起於恣亦如崇飲不已必至昏酒嗜師不已必至乏瘁遷怒不已必絶人祀窮兵不已必暴人尚甘諛不已必杜忠義溺讒不已必斥賢智亡國之君未嘗不爾朕皆知之得以趍避淫於土木雖不如是美其成功良以為愧不舉君觴恐驕朕意其大者天地所重者神器尾虎足氷終日惴惴當共重之勿使顛墜謹謝公

卿无忘納誨羣臣
以退咸呼萬歲

洪景盧選德殿記

乾道三年正月丙寅詔臣邁夕對景德殿賜之坐極論古今治亂事及祖宗以仁守天下紀綱法度使後世有以持循者衮衮數百言臣既歛衽肅聽且顧謂臣曰此殿朕即位後所作也命名之旨雖取於選射觀德之義然退朝之餘發號出令圖事揆策无適而不在是凡燕遊聲色之奉苑囿之娛非惟不可好然亦所不好獨以閒暇取尚書及資治通鑑等書而讀之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王法其所以興戒其所以壞口誦心維未嘗一日輙去手也近侍外臣晝接夕訪大廷庶陛之儀一切畧去紬繹政理從容問答頗有漢宣室唐浴殿遺意至於騶虞時會抗志決拾以弛張文武之道特其一事耳卿為朕記之臣邁離席再拜稽首謝不敏不獲命退而言曰自唐虞至于東周蓋千有餘歲其世遠其政息然至今為後人所傳誦後王所矜式而賴之以不泯者尚書存焉耳由三代而下至於後

周亦千有餘歲世愈盖近政愈盖多廢興成敗之林藪若淵海今列於戶牖之間慱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者通鑑存焉耳書亡然後通鑑作茲其是與陛下受天命克已厲精綜練名實躬持太阿之柄操以為驗稽以為決未嘗不本原於二書四海九州之人神而明之鼓舞奉承之不暇而不知其所自得者其出於一堂之中萬事之方來畢陳乎前匿態遁形美惡畢見湛乎其若鏡炤而龜告也而臣幸得以筆墨薄技待罪禁林比而不書孰當書者況於跽受天旨恩紀卓異為无窮光耀乎乃不固辭而承命臣聞之成天下之事者莫大於至勤洞天下之理者莫大於至明今夫百川之流草木之蕃三農之業百工之藝皆勤也而天子之勤異於是必法天行健而後可智效一官化治一州折獄致刑擿奸發伏皆明也而天子之明異於是必如日方中而後可唐明皇致中興勤政務本之意慨然見於作樓之時而日引月長宴安鴆毒之不戒明而不勤為何如哉文宗外

憂藩鎮之跋扈内患朝廷之不清且朝籌之暮夜計之
而訓注之隂謀牛李之朋黨不能早辨以稔甘露之悔
勤而不明為何如哉莫盛於太宗而寢不克終有見於
魏公之十漸故臣以謂唐三百年去本朝為未遠卓然
可喜者惟武宗宣宗為然今陛下擴天縱之聖繼之以
至勤綿之以至明公卿以下有外朝之勤延英之對金
華之講都俞咨詢寒暑一致猶以為未足也而又朝於
斯夕於斯舜好問而察邇言禹之惜寸隂文王之中昃
不遑食皆以匹休抗美下視武宣誠不足道然自強不
息終始毋怠願陛下常以今日之心為心詩曰惟天之
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臣敢以是為陛下
獻歲二月庚午左朝議大夫起居舍人兼權直學士院
兼權中書舍人兼同修國史兼實
録院同修撰臣洪邁拜手稽首記

詩集禾黍中 御街為客路行客悲春風野老幾代人種
田煬帝宮零落池臺勢高低|||鮑容

隋宮

花萼廢連昌宮中滿宮竹歲久無人森似束又有墻頭千葉桃風動落花紅蔌蔌宮邊老人為余
泣少年選進因曾入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真同凭闌干
立樓上樓前盡珠翠炫轉熒煌照天地歸來如夢復如
癡何暇備言宮裏事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
綠夜半月高絃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力士傳呼覓念
奴念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敕街中許燃
燭春嬌滿眼睡紅消掠削雲鬟旋裝束飛上九天歌一
聲二十五郎吹管逐逡巡大徧梁州徹色色龜茲轟録
續耆樂名李謩擪笛傍宮墻偷得新翻數般曲平明大
駕發行宮萬人鼓舞途路中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
姨車鬭風明年十月東都破御路猶存禄山過驅令供
頓不敢藏萬姓无聲淚潛墮兩宮定後六七年却尋家
舍行宮前庄園燒盡有枯井行宮門闥樹宛然爾後相
傳六皇帝不到離宮門久閉往來年少說長安玄武樓
成丨丨丨去年敕使因斫竹偶值門開暫相逐荊榛櫛

比塞池塘狐兎嬌癡緣樹木舞榭歌傾基尚在文窗窈窕紗猶綠塵埋粉壁舊花鈿烏啄風箏碎珠玉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階斜蛇出燕巢盤鬬拱菌生香案正當衙寢殿相連端正樓太真梳洗樓上頭晨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挂珊瑚鉤指似旁人因慟哭却出宮門淚相續自從此後還閉門夜夜狐貍上門屋我聞此語心骨悲太平誰致亂者誰翁言野父何分別耳聞眼見為君說姚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燮理陰陽禾黍豐調和中外無兵戎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欲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禄山宮裏養作兒虢國門前鬧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楊國忠李林甫廟謨顛倒四海揺五十年來作瘡痏今皇神聖丞相明詔書纔下吳蜀平官軍又取淮西賊此賊已除天下寧年年耕種宮前道今年不遣子孫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謨休用兵元微之連昌宮詞

蒼鼠竄——溪回松風長——古瓦不知——

何王殿遺構絶壁下陰房鬼火青壊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瀟洒美人為黄土况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杜玉華宮

哀猿啼

蒼山八百里崖斷如杵臼曾宮憑風迴岌嶪土囊口立神扶棟梁鑿翠開户牖其陽產靈芝其陰宿牛斗紛披長松倒崛嵂怪石走｜｜｜一聲客淚迸林藪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頹朽向使國不亡焉為巨唐有雖無新增修尚置官居守巡非瑶水遠跡是雕墻後我行屬時危仰望嗟歎乆天王守太白駐馬更搔首杜九成宮

九天閶闔

絳幘雞人送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烟欲傍衮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到鳳池頭王維

五夜漏聲

｜｜｜｜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於今有鳳毛杜和賈舍

人早朝大明宮**柳拂旌旗**雞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鐘開萬户玉階仙仗擁千官

花迎劍佩星初落｜｜｜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岑參**草承委佩**天門日射

黃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宮｜微微｜｜｜爐煙細細駐遊絲雲近蓬萊常好色雪殘鳷鵲亦多時侍臣緩步

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杜宣政殿退朝**鐵鳳横空**｜｜｜｜飛縹繪坡**玉龍纏棟**耽耽

｜宇｜｜｜譪譪金鋪獸齧環梅聖俞**大宛立仗**雙蜺蟠礎龍纏棟金井轆轤鳴曉甃小殿垂簾

白玉鈎｜｜｜｜｜朱絲鞚坡**槐龍舞翠**繡裳畫衮雲華地不作成王剪桐戲日高黄繖下西清風

動｜｜｜｜交｜注迴英閣前有雙槐樛枝屬地如龍形坡

宮廨

宮室舉要

周禮以八灋治官府釋之者曰百官所居曰府此則官廨之說也古者設官分職以治事不可無以居其官故內置省部寺監外列百司庶府莫不各有治所雖其間不無廣狹大小之殊深淺高下之異然亦相其職之繁省官之崇庳惟其稱而已耳使居家者在國如在家處公猶處私則夫仆者吾興之廢者吾起之顛傾者吾支持之事事物物無不如是雖其有益於官亦不貽害於民則見其一柱一礎而曰此民膏血也一榱一椽而曰此民筋力也起居坐卧為民而憂棲遲偃仰為民而慮我雖安矣民果安乎我雖適矣民果適乎夫如是則可以無愧於官也否則借興造之名以移用公家之財侈營繕之工以輕用吾民之力力困矣而我不聞財匱矣而我不恤其始至也雖整其舊而崇美觀其將去也乃視其壞而不復葺至於一政一事無往而非一切苟且之謀若是者不過偷處榮逸國焉用此輩哉古

者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誠非後世祿仕者之比也

事類

南宮 漢建尚書百官府名曰丨丨葢取天上南宮太微之象

南省 臣與孔戣同在丨丨韓孔戣墓志

列坐堂皇 諸校丨丨丨丨上注屋無壁曰皇漢胡建傳

通謂公衙 近代丨丨府廷為丨丨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訛為衙詩曰祈父王之爪牙續世說

聽令必至 大司馬掌武備象猛獸以爪牙為衙故軍前大旗為牙旗出師則有建牙之事軍中聽號令必至牙旗之下仝上

治事相續 寺者嗣也丨丨者丨丨嗣丨於其中也侯鯖錄

俗呼衙府 凡官寺吏卒率以晨晡兩時致禮丨丨丨丨沿於古而稱謂訛也演繁露

晡申旦政 申時吏以丨時聽日事丨丨丨也說文

再聽事 古者寀蜂之辟曰藹藹華華雖無官職一日兩衙則凡官寺丨丨丨丨吏卒因之亦致其恭天

子御正朝亦名正衛不知何始藝文類聚

樹棘為位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注｜｜｜｜以｜｜｜｜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之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周禮秋官

甘棠聽訟

｜｜召伯｜｜也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詩

去如始至

叔孫所舍雖一日必葺其墻屋｜之日｜｜｜左傳

舍不為壇

子產相鄭伯以如楚｜｜｜｜左襄公入

從者能戒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其如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墻以待賓客若皆壞之

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云云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使謝不敏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左襄三十一

賓至如歸

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丨丨丨丨無寧災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仝上

參避正堂

孝惠元年

以曹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
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
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
幣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
之｜於是｜｜｜｜舍**參遊後園**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
蓋公焉漢史參傳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
如何迺請｜｜｜｜聞吏醉呼乃反取酒張坐飲大歌
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全
上**此如傳舍**蓋寬饒至許伯第曰｜**不至官舍**何並徙
｜｜｜｜閒人多矣本傳潁川太
守並性清廉妻子**鷃雀飛集**黄寬六相京兆尹張敞舍
｜｜｜｜本傳｜｜｜｜丞相府以為神
雀本**野烏棲宿**後哀帝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
傳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數千｜
｜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徙郡治舍**犍為太
不來者數日長老異之漢朱博傳守李嚴

欲｜｜｜功曹楊洪諫不聽遂請退孔怡

壞府屏幢　晉阮籍為東平相到郡｜｜舍｜｜使內外相望

繕完城圃　吳陸抗與諸葛恪換宅抗臨去｜｜｜｜葺其墻屋廬舍恪不聽深以為恥

擅飾城舍　晉杜元凱為東羌校尉石監奏預｜｜｜｜門官｜稽乏軍興車徵詣廷尉以尚主在八議以侯贖論

壁中得貍　晉樂廣為河南尹官舍多怪前尹不敢居之廣後於｜穿｜｜｜殺之恠遂絕

省中多鬼　宋徐孝先為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寮皆攜官屬居｜省｜｜有｜恠每夜或見人著衣冠從中出或門自開閤見者多病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先代確居之經兩載妖變皆息

喪多害人　晉羊祜叔子督荊州長吏｜｜｜｜皆毀舊府祜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敕諸鎮禁斷之

鬼不侵善　梁傅昭歷位在戶尚書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聞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

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傳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空而去自是郡遂無惡

以茅為屋 晉羅含字君章為相州別駕以才學知名以廨舍喧擾自於城西小湖安茅屋伐樹為牀織葦為席而居

市第為廨 楊炎趙惠伯為河南尹時嘗｜炎｜｜官｜御史劾炎宰相御史市私第貴取其直盧杞名大理正田晉評罪晉曰宰相於庶官比監臨計羨利畢奪官杞怒謫晉於是當監主自盜罪絞

亟使全新 李聽拜邠寧節度使邠署相傳不利治垣舍前刺史視其壞不敢葺聽曰將出鑿山門何避治署邪｜｜｜｜之卒無異

甫旬畢具 韋仁壽檢校南寧州都督詔歲一按行其勞將還酋長泣曰天子藉公鎮撫柰何欲去我仁壽以池壁未立為解諸酋即相率起廨｜｜｜｜

留除視事 李吉甫改彬饒二州會前刺史繼死吉甫命｜｜其廨以｜｜

繕治署名 房琯歷慈溪宋城濟源縣令所在多興利除害｜｜廨舍頗｜

能｜舊唐史極其華侈五代王浚於樞密起聽事｜｜｜｜邀太祖臨幸賜予甚厚多所漏泄國初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官亦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吏退歸於私第呈押既稽緩又｜｜｜｜石林燕語公宇立成寇萊公謫道州司馬素無公宇百姓聞之競荷瓦木不督而會｜｜｜｜頗亦宏壯守土者聞於朝遂再有海康之命每府相對元豐初建東西二府於右掖門之前｜｜｜｜曰位謂之入位界以中霤呂微仲當軸兄大中自陝漕入朝微仲虛正寢以待之大中辟微仲云｜｜｜｜即私家也偃然東序安厚卿在正府父日華尚康寧厚卿夫婦｜｜居｜｜綠莎廳事河中府有｜｜｜唐治平時好事者常加澆溉兵興以來而好｜者劉吉之王尚偁送柴諫議任河中府詩云｜｜｜｜舊鳴蛩雞跖集韓愈丞廳壁

記見前集丞門 皇甫湜刺史廳壁記 元結道州刺史廳壁

記 呂温道州刺史廳後記並見後集刺史門 王元之宰相待

漏院記見後集宰相門

詩集紫閣平明登｜｜日晏下彤闈｜｜彤庭紫殿肅陰陰｜｜赫弘敞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

玲瓏結綺錢深沉映珠網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謝元暉直中省 潭府不見公與相｜潭｜中居韓

燕寢｜｜凝清香 拖垣｜｜竹埋梧十尋洞門對雪常陰陰落花遊絲白日靜鴻雁乳燕青春深

杜 休通客印在｜｜｜山晴好捲簾張籍 休報事吏人｜｜｜公作送春詩韓 似野

居使君家｜｜人｜杜牧齊安郡 如傳舍嗟我官居｜｜｜歐 似蓬島況我官居｜｜｜坡

綠莎廳 河中府舊有綠莎廳唐人詩曰|||事舊鳴蛩詳見前

射鴨堂 雨尉鬱相望東南百步場捭旗蒲䢿市伐鼓水雲鄉已作觀魚檻仍開|||蘇子瞻城南縣尉水亭

談經投老||||拼悠悠為吏文書了即休深炷爐香閉高閣卧聽簷雨瀉高秋王介甫金陵郡齋

官事長閒平湖繞舍山無盜||||俸有金安得終身為禦冦不辭兒女作吳音黄魯直宿錢塘尉廨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十四至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雷純

謄録監生臣莫與儔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别集卷十四

宋 謝維新 撰

宫室門

館驛

宫室總論 按說文館客舍也古者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洛室洛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皆所以待朝聘之官驛者又言置騎將以備送迎也四馬高足為直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乘一馬曰乘一乘傳然古者以車故曰

傳車其後又單置馬則謂之驛騎此館驛之說不可不辨也是以古之人完容所館無爲容使憂而設有擅乘驛馬者或者得以奏聞無他皆所以嚴賓禮重迎接也孟子曰舍館定而後求見長者乎而彭更亦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其皆以此歟

事類入王凡諸侯－－則逆勞于畿及郊勞視館致館禮司寇 告功克勝則使傳遽－－於王

釋文云以車曰傳以馬曰遽江漢詩注 蘧廬仁義先王之－－舍一宿而去莊 置郵德之流行速於－－而傳命注傳書今之驛也孟 三日穀晉師三日館－－注館舍也食楚軍穀－－左僖廿八

中宿至晉文公入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左僖廿四 適子之館緇衣美武

公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詩

隷人之垣 見前公廨内

司里不授 單襄公至陳膳宰不致餼｜｜｜｜館國語

重人曰捷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待我不如｜之速也注傳驛重載之車捷邪出左成五

假館願留 曹交曰吾得見於鄒君可以｜｜｜｜而受業於門孟

舍館未定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然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仝上

改館晉侯 秦伯｜｜｜｜饋七牢焉左僖十五

乃館叔孫 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云云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云云｜｜所館者雖

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日如始至左昭二十三

馬給傳置漢文帝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丨丨丨注遺留也財與纔同傳置驛也本紀

馬賦縣傳省廐丨以丨丨丨賀山至言

驛馬迎賓鄭當時置丨丨日郊丨丨丨客縣次與續食注云路次也本傳

私馬奏事王溫舒為河內守其丨丨丨五十疋自河內至長安以丨丨丨仝上

詐乘御傳魏相字弱翁為茂陵令御史大夫桑弘羊客丨丨丨丨傳縣相疑有奸宄致其罪

不修郵驛薛宣之子惠為彭城令宣過之橋梁郵驛丨丨知其不能

整頓以待劉寵免太尉歸清儉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丨丨丨丨劉公寵不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步擔欲止趙孝長平王莽時父為田禾將軍以父任為郎嘗告歸丨丨丨郵亭亭長不納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過何時至孝曰尋將到

傳詣雒陽田横懼乘丨丨丨丨高祖紀

館

延賢人 公孫弘既相於是起客｜開東閣以｜｜｜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游士館以待國士躬自非薄俸祿皆以給之西京雜記

肥牛亭地 漢張禹年老自起冢塋好平陵｜｜｜部處｜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平陵徙亭他所曲陽侯王根聞而爭之曰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出遊道禹為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非所宜孔子稱賜女愛其羊我愛其禮宜賜他地上卒以｜｜｜｜賜之

為馬廄庫 公孫弘起徒步數十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闕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奴婢客矣

飾傳取譽 漢宣帝元康詔吏或｜廚｜稱過使客以｜名｜注韋昭曰廚謂飲食傳謂舍言修｜意氣以稱過使而已師古曰使人及賓客來者稱其意而遣之令過去也本紀

代郵行書 譎震諸子｜｜

丨丨注說文云丨境上丨丨舍楊震傳

女子稱寃　東漢王忳除郿令到官至斄音古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忳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上宿夜半聞丨丨丨丨為亭長所殺明旦召游徼詰問其服罪即收繫本傳

傖父來寄　褚公裒為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名字已顯而位微人多未識公乘估舡送故吏數人投錢塘亭住爾時吳興沈縣令當送客至浙江客至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湖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丨丨丨丨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傖父欲食餅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名令於是大懼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脩刺詣公更宰殺為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慙公與之宴酌言色無異狀如不覺公送至界

空館女歌　竟陵掾劉諷夜投丨丨有三丨郎至丨曰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尊翠杓為君

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忽有黃衣人曰婆提王屈娘子速來女郎皆起明旦拾得翠釵數隻幽怪録

楹間鬼題 劉元方嘗宿湖岸驛中夜聞歌聲朝聞||有題云爹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回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為灰不堪著

院募馱足 劉晏諸道巡|皆|||置驛相望

驛市健馬 盧鈞拜華州刺史關輔|馬疲耗鈞為||||卒三歲一易自是無之事

馳馹入奏 溫造使幽州還詔|||孔帖

乘傳過家 仲子陵蜀人典黔中選補||||西人以為榮仝上

不讓中人 唐元稹為御史自東都名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稹||||怒擊稹敗面宰相以稹年少輕樹威失憲臣體貶江陵參軍

擅乘驛馬 高元裕以右補闕名道商州會方士趙歸真||||元裕詆曰天子置驛亦敢疾馳邪命左右奪之還具以聞

見美婦人 廣州押衙崔慶成嘗轄香藥綱

詣内庫抵皇華驛夜丨丨丨丨曰今日見君必有疑俟君回轅别圖後會擲書云川中狗百姓眼馬撲兒御厨飯丁晉公曰此乃獨眠孤館四字也

犯謹獨戒

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為名實使覘之丞相李獻以書抵韓熙載曰五柳公驕甚其善待之穀至則果如李所言熙載謂所親曰陶秀實非端介者其守可隳當使諸君一笑因令宿驛舍嫔媵六朝書半年乃畢熙載使歌姬秦蒻蘭衣弊為驛卒女穀見之而喜遂丨丨丨之丨作長短句贈之云好因緣惡因緣柰何天秪得郵亭一夜眠别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弦是何年明日中主燕客穀凜然不可犯中主持觥立使蒻蘭出歌續斷弦之曲侑觴穀大慚而罷洽齋夜話

李白姑熟亭記

通驛公館南有水亭焉四甍翬飛巉絶浦嶼蓋前有攝令河東薛公棟而宇之令宰隴西李公明化開物成務又橫其梁而閣之晝鳴閒琴夕釣消月蓋為接輶軒祖遠客之佳境也製置既

久莫知何名司馬武公長材博古獨映方外因據胡床岸幘嘯詠而謂前長史李公及諸公曰此亭跨姑熟之水可稱為姑熟亭焉嘉名勝槩自我作也且夫曽官紱冕者大賢處之若遊青山卧白雲逍遥偃傲何適不可小才居之窘而自拘悄若桎梏則清風朗月河英岳秀皆為棄物安得稱焉所以司馬南隣當文章之旗鼓翰林容卿揮辭鋒以戰勝名教樂地无非得俊之場也千載一時言詩紀志

孫樵褒城驛記 褒城

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淺焉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二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駟奔軺以去以來轂交蹄劘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為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飢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寧有顧惜心耶○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釣魚則必枯泉汩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

堂凡所以汙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横難禁由是日益碎敗不與嚴類某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旣有老吒笑於傍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户口日益破疆埸無侵削之虞埸音亦而墾田者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旣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變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者其在刺史縣令則曰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醲當飢飽味囊帛懷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者真驛也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為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户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旣揖退老吒條其言書于褒城驛壁屋

柳子厚館驛壁記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

道塗畢出於邦畿之内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於近關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于下國者出於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内尤重自萬年至于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於櫟陽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灞而南至于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于盩厔（音輈窒）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西至好畤其驛有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于華原其驛九其蔽曰方州自咸陽而西至于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内總而合之以至于關由關之内束而會之以至于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至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絶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于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傳音轉）其飲飫餼饋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

於是有出納奇贏之數勾會考校之政大歷十四年始命御史為之使俾考其成以質於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于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於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於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為之記遂以韓氏為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劉禹錫管城驛記 勞迎展蠲潔之敬餞別起登臨之思

詩集羣烏巢 晨及河曲驛淒然自傷情丨丨庭樹乳燕飛鶯檻韓

丨小猿啼 大猿叫罷丨丨丨箐裏行人白晝迷惡籐牽頭石齧足嫗牽兒隨淚陸續我亦下行莫啼哭黃知命題小猿叫驛

濃

花發 野館｜｜｜杜送司馬 哀柳側 驛樓｜｜｜縣郭輕烟畔一望何綺麗盡日窮壯觀杜

煙滿嵐 溪驛舊名杉｜光｜翠｜須知今夜好宿處是江南鮑昭宿杉嶺驛 泉入戶 野竹通溪

泠｜聲｜｜鳴往來人不到寒草上階生錢起宿洞口驛 嶺頭梅 陽月南飛雁傳聞至此廻我行殊未已何日復歸來江靜潮初落林昏瘴不開明朝望鄉處應見｜｜｜ 驛前池 嚴秦修此驛兼漲｜｜｜

已種萬竿竹又栽千樹梨四年三月半新筍晚花時悵望東山去等閑題作詩元稹題褒城驛 同魚鱗

府西三百里候館｜｜｜韓酬裴十六 隣蛟室 逆旅相逢處江村日暮時衆山遙把酒孤嶼共題詩

廨院｜｜人煙接島夷鄉關萬餘里失路一相悲孟浩然永嘉上浦館送張容卿 萬古戍 ｜｜巴丘

｜平湖北望長問人何淼淼愁莫更蒼蒼疊浪浮元氣中流沒太陽孤舟有歸容早晚達瀟湘閬 岳陽館

中望洞庭湖 千峯裏 驛在｜｜｜寒宵獨此身古墳時見火荒壁悄无鄰月白翻驚鳥雲閒欲就人

祇應將白髮更與老相親張濆宿山驛 簷楹飛舞 ｜｜｜｜垣墻外桑柘蕭條斤斧餘盡賜昆邪作奴婢不知償得此人无 元豐七年有詔京東淮南築髙麗亭館密海二州騷然 有逃亡者明年軾過之歎其壯麗留一絕云 麥隴荒涼 桐廬縣前洲渚平桐廬江上晚潮生莫言獨有山川好過日仍聞官長清

｜｜｜｜當水店鱸魚鮮美稱尊羹王孫客棹殘春去相去河橋羨此行李郢友人適越路過桐廬寄題江驛

松聲帶溪聲 疊疊山腰繫冷雲踈踈雨脚弄黄昏｜｜更｜｜｜急不是行人也斷魂左鄯題湘中郵亭壁

蟬聲隔水聲 孤館蕭條槐葉稀暮｜｜｜｜｜微年年為客路无畫日日送人身未歸

何處離鴻迷浦月誰家愁婦擣霜衣夜深不卧簷猶捲數點殘螢入户飛楊發宿黄花館 花片點征

衫倦投破驛歌征驂喜見山光政蔚藍不柰東風無檢束亂吹｜｜｜｜｜楊廷秀宿皂口驛

第宅 附

奢麗 驛第 卑陋 毀第 相宅 假宅 賜第 先廬

宮室舉要

上古木處而顛土處而病自聖人易之以宮室而民賴以安矣蓋古者聖人之教也上棟下宇取庇風雨足矣非教以示奢麗也故一畝而宮環堵而室蓽門而圭竇也蓬茨而甕牖也一切不為耻者安之也想斯時也未知有磐錯之巧也未知有樸斲之美也又未有有丹䨼之侈也藉使知之亦所未暇也何也亦幸而聖人者與我脫橧巢營窟之陋也與我免震風凌雨之暴也又與我免蛇龍禽獸之害也如是已適矣奚庸他求也使人之情常如古也萬世猶一日也奈何智巧日生而文弊日作矣於是乎貧者不過容膝而富者雖廣廈萬間而未足賤者苟惟託處而貴者雖山節藻棁而未厭非夫貧

者賤者之獨異于富者貴者而然也財力不及也使易地則皆然耳聖人惟見其人之情至此也故節之以制度也限之以禁防也然而民猶有踰制度越禁防而為之者自非財之殫力之窮誰其知止足之道也

事類

擇吉處宅擇也言｜｜｜而營之也劉熙釋名

究安宅其｜｜｜詩

東西廂室有｜｜｜曰廟无東西廂有室曰寢无室曰榭爾雅

西南户築室百堵｜｜｜其｜爰居爰處詩斯干

鳥鼠攸去風雨攸除｜｜｜｜仝上

燕雀來賀大厦成而｜｜｜｜淮南子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祭庫為次居室為後曲禮

小人皆有子罕曰吾儕｜｜｜｜閭閻以避燥濕寒暑國語

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孟

環堵之室儒有

一畝之宮｜｜｜｜注堵長一丈高一丈而環一堵為方丈故曰環堵之室高誘注禮記

東北謂宧 ｜｜隅｜之｜｜爾雅

西南謂奥 屋翼也室東南隅謂之窔室｜｜隅｜之｜儀禮注

三分四分 葺屋｜｜瓦屋｜｜注各分其循以其一為峻考工記

大第小第 六帖

若考作室 ｜｜｜｜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書

之子于垣 ｜｜｜｜百堵皆作詩

作於楚宮 定之方中｜｜｜｜揆之以日作於楚室詩衛國風

在其板屋 ｜｜｜｜亂我心曲注西戎板屋詩秦國風

更晏子宅 齊景公欲｜｜｜之｜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云云及晏子如晉公更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卒復舊宅左

壞孔子宅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舊｜以廣其居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尚書序

買宅自汚 高祖數使使問蕭相國何

為客說曰胡不多｜田｜賤貰貸｜｜上心必安何從其計

仰屋而歎 平恩許伯入第益寬饒賀之酒酣｜｜｜｜｜曰美哉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惟謹慎為能久

分宅與人 吳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分以與昆弟外家續漢書

借屋居中 丁諡為人亢毅常於鄴｜人空｜｜其｜而諸王亦欲借之不知諡已借直開門入諡望見王交脚卧不起而呼其奴客曰此等人促呵使去王怒其無禮還具上聞明帝收繫鄴獄以其功臣子原之

推以與建 後漢范遷為司徒裁有一宅復｜與兄子建及甍子建自田畔置宅三畝時人美之

遜以舍策 周瑜與孫策同年相友善瑜｜道南大宅｜｜｜升堂拜母有无通共吳志本傳

題門

賣宅 齊庾杲之接魏使使問百姓那得家家｜｜帖｜｜答曰朝廷欲掃蕩京洛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

宅耳

標榜賣宅 北齊皇甫亮所居宅污｜｜｜之將買者問故亮云為｜中水淹不洩雨即流入牀下由是宅終不售淳實不矯飾如此

營第求假 後魏王羆授西河內史辭不拜人問其故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宅者皆有所｜｜如其私辦則力所不堪若科發人間又違憲治以此敢辭耳

裨直不受 宋蔡興宗父廓起二宅以東宅與兄軌軌送錢五十萬為宅｜興宗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宜｜也

贖魏證第 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為魏徵孫贖故第白居易言徵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陛下贖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帝從之白傳

榜游巖宅 田游巖隱箕山高宗拜弘文學士乘傳赴都帝營奉天宮游巖舊宅在宮左詔不聽毀天子自｜其門曰隱士田｜｜｜｜

卜浣花溪 杜甫在成都劒南節度使裴冕為｜西郭｜｜｜作草堂居焉或以為嚴武非

也

求買山錢　戴符山人問襄陽節度使裴冕｜｜｜冕與百萬

掘金燒杵　魏郡張本富賣宅與陳應應舉家疾病賣與何文文先獨持大刀暮入北堂梁上一更中有一人長丈餘高冠赤幘呼曰細腰細腰應喏何以有人氣答无便去文因呼細腰問向赤衣冠是誰答曰金也在西壁下問君是誰答云我杵也今在竈下文｜得｜三百斤｜去｜由此大富宅遂清寧

潤筆償價　徐鉉初自南唐入京市宅以居歲餘見故宅主貧甚鉉召之曰得非售宅虧價而致是也今余撰碑獲｜｜二百千可｜爾矣其主堅辭不獲亟命左右輦以付之聖宋掇遺

巢居穴處　熙寧間故太師王公拱辰即洛之道德坊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實亦在洛於私第穿地深丈餘為土室二公各嘗登處其間邵雍堯夫見富鄭公公問洛中有何新事堯夫曰近有一｜｜一｜｜者遂以二公對富為發笑塵史

奢麗美其室｜宋向戌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非所望也對曰吾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問左

美哉輪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記禮弓下

山節藻梲臧文仲｜｜｜｜君子以為濫矣記

丹楹刻桷魯莊公｜桓公｜｜桓公｜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楹非禮也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穀梁春秋莊二十三年二十四年

室美有懼智襄子為｜｜士茁夕焉智伯曰里美矣夫對曰美則美矣臣意亦｜｜也高山峻原不生草木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成三年而智氏亡說苑

宅成乃毀見前注

椽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孟

康莊大屋自淳于髡以下齊宣王皆命為列大夫為開第｜｜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鄒奭傳美宅自固秦王翦伐荊始皇送至灞上翦請｜田｜謂人曰｜｜耳史益宅取怒漢田蚡以景帝同母弟拜相請考工地｜｜上怒曰益取武庫蚡懼乃退名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治宅甲諸第前堂羅鍾鼓立曲旗後房婦女以百數本傳被以文繡美者黼綉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墻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富人屋壁得為帝服且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墻屋｜｜｜｜賈誼策衣以綈錦哀帝與董賢宅柱檻皆如此文選注如入官舍郗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輙為辦百萬資幷為造入居室在剡為戴公起宅甚精戴始往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剡｜｜｜｜欲容長戟王濬士治恢廓有大志常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或問

之濬曰吾丨丨丨蟠旗衆咸笑之

太原王宅 後魏王椿於鄉造宅廳事極高壯椿往為本郡人呼為王太原時人忽之此乃丨丨丨豈王太原宅未幾爾朱榮居椿宅榮封太原王焉

安樂主宅 丨丨公丨奪臨川長公主丨以為第撤民廬怨聲躝然第成禁藏空殫六帖

時呼富窟 富人王元寶頗好賓客宅中起堂甚壯榜以禮賢丨丨丨其宅為王氏丨丨酉陽雜俎

時號木妖 唐安史之亂法度隳絕內臣戎師競治亭館第宅力窮乃止丨丨丨南部新書

白有佳宅 唐馬周為御史時遣人以圖購佳宅衆以其本書生素无貲皆竊笑他日丨丨丨丨直二百萬周以聞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人乃悟

必買此宅 段文昌負才傲俗落拓荊楚間江陵街側有大宅門枕流渠文昌醉於渠上脫屐濯足自言我作江陵節度丨丨丨丨閒者皆笑其後果鎮荊南遂買此宅錄異記

丐永昌治 長寧

公主下嫁楊謹交造第東都使楊務廉管總第成府財幾竭又取西京高士廉第左金吾衛故營合為宅右屬都城左順大道作三重樓以憑觀築山浚池帝及后數臨幸置酒賦詩又并坊西隙地廣鞠場東都廢永昌縣主丨其治為府以地瀕洛築障之崇臺蜚觀相聯屬無慮費二十萬魏王泰故地東西盡一坊潴沼三百畝泰薨以與民至是主丐得之亭閣華詭埒西市

營安樂廬 安樂公主營第及安樂佛廬皆憲為官省而工緻之嘗請昆明池為私沼帝曰先帝未有以與人者主不悅自鑿定昆池延袤數里定言可抗訂之也司農卿趙履溫為繕治累石肖華山澄彴橫斜回淵九折以石瀵水

開昌化第 岐陽公主下嫁杜悰丨第丨丨里疏龍首池為沼孔帖

悉籍入宮 馬璘家富不貲治第京師侈甚其寢堂無慮費錢二十萬緡方璘方軍守者覆以油幔及喪歸都人爭入觀假稱故吏入赴弔者日數百德宗在東宮聞之不喜及

即位乃禁第舍不得踰制詔毀璘中寢及官人劉忠翼第璘家懼｜｜亭館｜之｜其後賜羣臣宴多在璘山池

轂不敢治潘孟陽盛葺第舍帝微行至樂遊原望見之以問左右孟陽懼｜｜｜｜

嘉石美木牛僧孺治第洛之歸仁里多置｜｜｜｜

重闕複壁李林甫所居｜｜給板甃石一｜夕再從家人莫知也

燠館涼臺裴度治第東都集賢里沼石林叢岑繚幽折作别墅具｜｜｜｜號綠野堂激波其下

飛廡複壁李訓起第善和里通永巷｜｜｜｜聚京師輕薄子

親仁里宅郭子儀宅居｜｜｜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本傳

光化里第王涯再為翰林學士帝以其孤進自樹立數訪之以私居遠或名不時至詔假｜｜｜官｜諸學士莫敢望

擬憲宮禁玄宗貴妃楊氏兄銛與錡國忠諸姨家第舍聯亘｜｜｜｜見他第有勝者輒壞復造

憲寫

宮省前號十王宅開元後皇子幼多居禁中既長詔附苑城為大宮分院而處｜｜｜所○慶忠祿鄂榮光儀潁永延盛濟等王以十舉全數也

號五王宅讓皇帝初帝五子列第東都積善坊｜｜｜子｜及賜第上都隆慶坊亦｜｜｜｜云

麗甲當時張弘靖先第在東都思順里盛｜｜｜｜

奢冠當時元載城中開南北二第室宇｜廣當時為冠近郊作觀榭張帟什器不徙而供

香柏為第郭從義鎮河陽於洛中造大第皆以｜｜｜之文梓為梁花石甃池引水鑿山碾磑庑庫亭閣无不備具第成約費白金五千鋌次年被召還都暮抵其第秉燭周覽時朝會有期侵星而出行至東都而卒家人不能居

方塼甃屋趙韓王治第麻擣錢一千二百餘貫其他可知蓋屋皆以板為笪上以｜｜｜｜之然後市瓦至今寛壯

乘車一遊趙韓王得營西宅遣人於秦隴市良材以萬數及宅

成韓王時為西京留守已病矣詔詣闕朝行丨小丨肩丨丨第中遂如京師至於捐館不復再來矣涑水

輿一登 丞相陳秀公升之治第于潤州極為閎壯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唯丨丨丨丨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賣不得修不得筆談

卑陋蓽門圭竇 儒有丨丨丨丨注圭竇者墻上鑿門上銳下方如圭之狀記

甕牖繩樞 陳涉丨丨丨丨之子賈誼過秦論

桑以為樞 原憲居環堵之室蓬戶不完丨丨丨丨甕以為牖上漏下濕坐而弦歌

席以為門 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丨丨丨丨然門外多長者車轍漢本傳

毋為勢奪 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不治垣舍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丨丨丨丨家所丨

不為人利 河間王孝恭嘗謂人曰吾所居頗壯麗非吾心也當別營一區令粗足充事而已吾歿後子也才易以守

不才｜｜他｜所｜**唯開一徑**張仲蔚蓬蒿滿宅｜｜｜行｜**安事一室**陳蕃年十五閒居一室庭宇蕪穢同郡薛勤往候之曰孺子何不掃除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

不容妻子吳隱之為廣州刺史盧循寇南海隱之為所得久方得反數畝小宅籬垣側陋內外茅屋六閒｜｜｜｜尋拜度支尚書**不敝風日**陶潛環堵蕭然｜｜｜｜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本傳

立茅作舍晉羅含為桓溫別駕以廨舍諠擾於城西小洲｜｜舍以居織草為席布衣蔬食晏如也

結草為廬魏焦光字孝然｜｜廬於河間號蝸牛廬呻吟其中後野火燒之乃露寢雪中袒卧人視之並如故後至百餘歲卒

櫂作小船齊張融為中書郎假東出武帝問住何處答曰臣陸處无屋舟居水上後問融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岸上住帝大笑

定是誰室梁徐

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邉既施宣福寺不復方幅意亦謂逆旅舍爾何事須華嘗恠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貴繼踵宛其死矣｜｜｜｜不徙官廨呂僧珍世居廣陵後為本州刺史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宅僧珍怒曰豈可徙官廨以益吾私宅乎室無步廡崔鄙處卑陋｜｜｜至霖潦則宅無正寢唐李義琰為相｜｜｜｜容蓋而履以就列位弟義璡市室材送之義琰曰以吾為國相且自愧尚營美宇是速吾禍卒不許木久腐乃棄為酒食費唐張嘉貞雖貴不立田園嘗曰吾相國矣未死豈有飢寒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保也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以不肖子｜｜為優笑地後先｜我无是也廬注十尺之舍元德秀未嘗有｜｜｜｜數間而已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矣韓寄盧仝母傷蟄蟲曹彬所居之宅僅庇風雨

敗簷踈牖不堪其憂而彬處之恬然自若堂屋敝壞子弟請以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

僅容旋馬

李文靖公沆為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溫公訓儉

居之裕如

杜祁公衍不殖貲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宅庫陋||||出入從者纔十許人烏帽皂綈草常帶親故或言宜為居士服公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邪言行錄

澹然弗顧

呂正獻公公著燕居積塵滿案||||家塾記

不患無居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為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退而||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士人者皆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

諸已而後為樂邪倖賜之餘宜以賙宗族若曹遵吾言无以為慮遺事

相宅當有死者 後漢董宣少平為北海相大姓公孫丹為五官椽造新宅而卜工占之云｜｜｜｜｜丹乃命子殺道行人置屍舍內以塞咎宣知乃收丹子公殺之

當出貴甥 魏舒字陽元少孤為外家甯氏所命甯氏起宅相宅者云｜｜｜｜｜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

玉破不完 唐僧泓師云長安永寧坊東南是金盞地安邑里西是玉杯地後永寧為王鍔宅安邑為馬璘宅後入官王宅賜裘弘及史憲誠等所謂金盞破而成馬燧宅為鳳城園所謂｜杯｜而｜復｜也盧氏雜記

金傷重製 李吉甫宅泓師謂其地形為玉杯玉杯一破无復完全牛僧孺新昌宅如金碗｜碗或｜｜庶可

宅氣索然 浮屠泓與張說相宅戒無穿東北隅他日恠｜｜｜｜視隅有三坎｜｜孔帖

文餘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説將平之沚師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身瘡痏補他肉無益也

賜第 賜夏侯 孝惠及高后德汝陰侯夏侯嬰脫孝惠於魯元下邑之間乃賜以北第之一曰近我以尊異之注此第者近北闕之地嬰最第一也 賜霍光 宣帝丨丨丨甲第一區前本傳 與董賢 哀帝丨丨丨宅詳見前奢麗 為張遼 張遼字文遠為晉陽侯累有戰功魏文帝曰此古之邵虎也丨起第舍 賜甲第一 唐河間王孝恭平江南丨丨丨區本傳 輟小殿材 𥝩徵宅無堂太宗方造小殿乃輟其材以賜之 復長安功 德宗賜李晟永崇里第及涇陽上田延平門之園林女樂八人蓋收復長安之功也 梁生芝草 宣和間王將明賜第既而以丨丨丨為奏者車駕臨幸適久雨梅潤芝陰地京師無名子有為十七字詩曰相公賜新第丨上丨丨丨為甚脱下來膠少詩話

辭第敢煩里旅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臣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左昭三

無以家為 霍去病為將軍帝欲治第去病辭曰國讐未滅臣｜｜｜｜漢本傳

毀第私作都門 晉廷尉張闓住小市欲奪左右宅以廣其居乃｜｜｜｜早閉晏開人訟於賀循循以聞

切責子弟 闓遂毀之後魏長孫道生位司空第宅卑陋出鎮後子弟頗更修繕起堂廡道生還曰今強寇尚遊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乃｜｜｜｜毀宅

即日遣人 楊綰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當時第一｜｜｜｜毀之

為我忘身 楊行密見王茂章營第曰天下未定而茂章居寢鬱然渠肯｜｜｜｜乎茂章遽毀損

假第假館受業曹交曰吾得見於鄒君可以｜｜願留而｜｜於門孟

假宅求事田生如長安｜大｜令其子｜｜石后謁者張擇御史記

每假人宅王子猷｜｜｜｜必種竹詰之曰不可一日無此君世說

詔假官第王涯再為翰林學士帝以其孤進自樹立數訪之以私居遠或名不時至｜｜光化里｜｜諸學士莫敢望

先廬請復舊宅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云云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惟隣是卜二三子先卜隣矣違卜不祥君子不能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乃許之左昭三

猶有敝廬齊侯歸自襲莒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先人之｜｜在下妾

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左襄二十三

揚雄一區 丨丨之先揚季處岷山之陽曰郫有田一㕓有宅丨丨世以農桑為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海錄

文靖五畝 楊玄欲以謝安宅為室其孫謝琨曰名伯之仁猶惠及甘棠丨丨之德更不保丨丨之宅邪玄聞慙而止

雖貴不改 後周王罷位開府大將軍安於貧素丨丨鄉里舊宅丨丨衡門

累徵不起 龍門王通教授於河汾之間丨丨丨丨楊素勸之仕通曰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餐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以治天下使時和歲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通鑑

魏徵故第 白居易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為丨丨孫贖丨丨居易言徵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陛下猶宜以賢者子孫贖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帝從之

弘靖先第 張弘靖丨丨在東都思順里盛麗甲當時孔帖

先人舊貲 楊捐居新

昌里與路巖第接巖方為相欲易其廐以廣第損曰今尺寸土皆｜｜｜｜非吾等所有安可以奉權臣耶窮達命也卒不與

先人舊廬李建子訥居與宰相楊收接收欲市訥兄舍以廣第訥叱曰｜｜｜｜為權貴優笑地耶

常恐失墜韓滉性節儉堂先無廊廡弟洄增補之滉徹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安敢改作以傷儉德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故不請

無所增廣李愬昆弟賴家勲貴矜室廬唯愬所處乃父時故院｜｜｜｜

潘安仁閒居賦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曾不慨然廢書而歎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池沼足以漁釣舂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臘之費此亦拙者之為政也乃作閒居之賦於是退而閒居洛水之涘身齊逸民名綴下士背京泝伊面郊後市浮梁黝以徑度靈臺桀而高峙窺天

丈之秘與究人事之終始爰定我君鑿室穿池長楊映沼芳枳樹籬遊鱗滉瀁菡萏敷披竹木蓊鬱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椑之柿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植之桃表櫻胡之別柰曜丹白之色石榴蒲萄之珍磊落漫衍乎其側梅杏郁棣之屬繁榮藻麗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菜則葱韭蒜芋青筍紫草蘘荷依蔭時藿向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椒垂楊蔭車結軌陸摘紫房水挂赬鯉或宴於林或禊於氾

楊廷秀雪巢賦 天台林君景思之廬守以雪巢尤延之為作記廬陵楊某復為賦之其辭曰○赤城兮霞外天台兮雲表有美兮先生相宅兮木杪厭人寰兮喧卑薄市門兮囂湫墜谷輿渫蝸廬稿小陟彼懸崖天紳之涯奇峰日拂枯松霄排飛上萬仞之巔旁無一寸之階我營我巢維條伊枚命黃鵠而銜枝驅玄鶴而曳柴谷辛夷以為柱刈山桂以為棟蘭橑椒其有蓋荷蓋发其不動將旁招樵夫明盍溪友以落之且有日其

善頌兮夜半風作頃撼林薄天駭地愕山跳海湧已而寂然四無人聲黯天黑而月落忽入窓之夜明悅身墮於氷谷尨刮骨其寒生窮猨曹嗥飢馬獨鳴先生凡興而視之但見千里一縞羣山失碧翔玉妃以萬舞飄天葩之六出灼灼的的繽繽藉藉蓋瑚雪十丈乾沒吾巢而無人跡矣先生舉酒酹曰巢成雪至雪與巢會式瑶我室式珠我廨空無一埃點我勝槩繼自今匪仙客其勿迎匪詩人其勿對迺摶水漿與雪汁飲兒鬚於黑瀋大書其楣曰雪巢標俗子出諸大門之外

詩集蓬蓽歸身｜屋選｜茅茨短｜椽杜寄楊子宅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衢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寂寞｜｜｜門無卿相輿寥寥空宇內所講在玄虛言論準宣尼辭賦擬相如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左思詠史

謝公宅青山日將暮寂

寞｜｜｜竹裏無人聲池中有虛白荒庭衰草遍𤻲井蒼苔積唯有清風閒時時起泉石李白無車馬

結廬在人境而｜｜｜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陶潛

敝牀席　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敝廬何必廣取足｜｜｜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前人

愛吾廬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疎衆鳥欣有託吾亦愛｜｜既耕亦既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廻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陶潛

有此屋　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廬此屋豈有華於我自有餘中堂高且新四時登牢疏前榮餒賓親冠婚之所於庭內無所有高樹八九株有藤緌絡之春華夏陰敷東室坐見山雲風相吹嘘

松果連南亭外有瓜芋區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虛山
烏旦夕鳴有類澗谷居主婦治北堂膳服適戚疎恩封
高平君子孫從朝裾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
高卑玉帶懸金魚問客之所為巍冠講唐虞酒食罷無
為棊槊以相娛凡此坐中人十九持鈞樞又問誰與頻
莫與張樊如來過亦無事考評道精粗躍躍媚學子墻
屏自有徒以能問不能其蔽豈可袪嗟我不修飾事與
庸人俱安能坐如此比肩於朝儒詩以示兒曹其無迷
厥初韓愈示子

掩荊扉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虛室絕塵想時復虛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陶潛

對蓬廬

昔閑羊叔
子茅屋在東梁豈不念歸路徘徊畏簡書乃知軒冕客
自與田園踈歿世有遺恨精神何所如嗟予寡時用凤
志在林間雖抱山水癖敢希仁智居清泉繞舍下脩竹
蔭庭除幽逕松蓋容小池蓮葉初從來有好鳥近復躍

儵魚少室映川陸鳴皋丨丨丨張何舊僚釆予與吏部乃金門僚故也相勉在懸輿常恐似伯玉瞻前愧魏舒

李德裕贈沈吏部

八九間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田園方宅十餘畝草屋丨丨丨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户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陶潛

四五主 長安多大宅列在街西東往往朱門內房廊相對空前主為將相得罪竄巳庸後主為公卿寢疾殁其中連延丨丨丨殃禍繼相踵自從十年來不利主人翁風雨壞簷隙蛇鼠穿墻墉人疑不敢買日毀土木功嗟嗟俗人心甚矣其愚蒙但恐災將至不思禍所從我今題此詩欲悟迷者智凡為大官人年祿多高崇權重持難久位高勢易窮驕者物之盈老者數之終四者如寇盜日夜來相攻假使居吉士孰能保其躬因小以明大借家可諭邦周秦

宅峭函其宅非不同一興八百年一死望夷宮寄語家與國人凶非宅凶白居易凶宅

起甲第 誰家｜｜｜朱門大道邊豐屋中櫛比高墉外回環纍纍六七堂棟宇相勾連一堂費百萬鬱鬱起青煙洞房溫且清寒暑不能干高堂虛且迥坐卧見南山繞廊紫藤架夾砌紅藥欄攀枝摘夭桃帶花移牡丹主人此中坐十載為大官廚有臭敗肉庫有朽貫錢誰能將我語問爾骨肉間豈無貧賤者忍不救飢寒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不見馬家宅今作奉誠園白居易傷宅

營菟裘 無似老且病唯恐歸園遲一旦得引年九天還聽畢為霑二品祿俾晝百年期恩深淪骨髓感極橫涕洟始｜｜｜地來向濉水湄城隅寂窮僻匠者寧求奇｜｜築悲由已軒牖亦隨宜外以庇風雨內以安妻兒燕雀｜莫羣噪鷦鷯纔一枝因念古聖賢名為千古垂何嘗廣居室儉為後人師亞聖樂簞食寢丘無立錐文終防世奪景相取家為文園四壁立鄭公小殿移伊余具負

者適會承平時無銜眦萬務無才抗四夷為郡亦戱戱勞心徒孜孜保身已天幸拊已宜自知開巷顏閒學復懼來者嗤鼂哉知止足清白猶可追杜世昌

心是客 杏為梁桂為柱何人堂室李開府碧砌紅軒色未乾去年身歿今移主高其墻大其門誰家第宅盧將軍素泥朱板光未滅今歲官收別賜人開府之堂將軍宅未造成時頭已白逆旅重居逆旅中身是主人｜｜｜更有愚夫念身後心雖甚長計非久窮奢極麗越規模付子傳孫令保守莫教門外過客閒撫掌迴頭笑殺君君不見馬家宅尚猶存宅門題作奉城園君不見魏家宅屬他人諂贖賜還五代孫儉存奢失今在目安用高墻圍臣門白居易

手可熱 長安甲第高入雲誰家居住霍將軍日晚朝回擁賓從路旁拜揖何紛紛莫言炙手｜｜｜須臾火盡灰亦滅莫言貧賤即可欺人生富貴自有時一朝天子賜顏色世上悠悠應始知崔顥

少隣並 閒居｜｜｜草徑入荒村鳥宿

池中樹僧敲月下門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賈島歸敝廬北闕休上書南山｜｜｜｜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踈白髪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懐愁不寐松月夜窗虛孟浩然種茶巖｜｜｜｜接紅霞塢灌稻泉生白石根睹腹老翁頭似雪海棠花底戲兒孫滕白浣花水流｜｜｜｜水西頭主人上卜林塘幽已知出廓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鸂鶒對沈浮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杜卜居池草侵沙古巷棘門誰舊宅早曾聞說屬官家更無新燕來巢屋自有閑人寄看花荒廐欲摧塵滿櫪小｜初迴｜｜榮華事歇多如此立馬踟躕到日斜朱餘慶廢宅野蒿生瓦碑字依稀廟已荒猶聞耆舊說賢王林園一半為他主山水虛言是故鄉戟戶｜｜｜翠｜舞樓樓鵶汙雕梁柱天功業緣何事不得終身似霍光皮日休題漢州漢陽王故宅莫嫌地窄

丨丨丨丨林亭小莫厭貧家活計微大有高

敢辭湫隘

門鎖空宅主人到了不曾歸白居易履道居

遊宦京都二十春貧中無處可安貧長羨蝸牛猶有舍不如碩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錐頭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廬心便足丨丨與囂塵何上卜居

閒花含笑

舉目淒涼入破閑鮫人一飯尚知恩丨丨舊識猶丨丨惟石無情更不言棋叟和巢伐樹李牧童蕙草刈蘭孫壺觴笑詠隨風去唯有聲聲蜀帝魂方于題故人

朽樹經陰

當道朱門白晝扃高堂歌吹久無聲古窗積雨昏殘晝丨丨丨丨長寄生廢宅

門下老人時洒掃舊時來容歎平生艷姬驕馬知何處獨有庭花春自榮張文潛京師故宅

楊棟榆楹

子因卞氏故居改築新宅其廳事陋甚有柴氏廳三間求售三百餘萬錢力不能致子遲曰因卞之舊而易其尤亦可子孫若賢當師公儉予愧其言從之作因舊詩○君不見林上鵲冬深始營巢及春巢已成又不

見梁上燕春深初作窠及夏雛已生我今一區屋三年費經營紛紛伐梧楸日厭斧斤聲老境能幾何何日安餘齡一言愧吾兒事忌與力爭青丨易三丨赤丨換雙丨指顧行即具構築役已輕鄙俟念子孫不處高閈閎吾今何人斯此則座右銘

竹落荊扉

從官三十載故山凡幾歸昔歸尚有屋再歸已傾欹今歸但喬木丨丨丨新丨上為鸛鳥都下為雞犬棲相彼東西隅三畒以為基積塊與運甓實窪而培庳成茲道旁舍空我橐中貲堂室取即安牖戶適所宜嘉樹三四株當窗發華姿馨花入懷袖似與僊人期我今六十老豈不知前非骨相自不媚況復筋力微收此衰病身與汝長相依松楸幸在望隣曲不見遺葛巾隨里社庶以保期頤供王父遷居

窗響瀍澗

嘉祐壬寅歲新巢始孱功正分道德里更近帝王宮檻仰端門峻軒迎雨觀雄丨虛丨丨丨丨臺迥槩伊嵩好景尤難得昌辰豈易逢無才濟天下有分樂年豐水竹腹心裏鶯花淵藪中

老來歡不已端節歎何窮嘯傲陪真侶經營荷府公園丹誠徒自寫匪報自恩隆開見錄部堯夫謝王拱辰

占林泉　重謝諸公為買園買丨城東丨丨丨十千來步平流水二十餘家爭出錢嘉祐卜居終是僦熙寧出券誰能專鳳凰樓下新閒客道德坊中舊散仙洛浦清風朝滿袖嵩岑皓月夜盈軒接籬倒戴芰荷畔談塵輕搖楊柳邊陌徹銅駝花爛熳隄邊金谷草芊綿青春未老尚猶可紅日已高猶自眠洞號長生宜有主窩名安樂豈無權敢於世上開明眼會向人間別有天盡送光陰歸酒盞都移造化入詩篇也知此片好田地消得堯夫筆似椽令宅契司馬温公户名園契富鄭公户名庄契主郎中户名康節初不改也仝前

全勝賀監家　楊監丨丨丨丨賜湖豈比賜書華回環自闢三三徑頃刻常開七七花門外有田耶伏臘望中無處不烟霞却慙下客非摩詰無畫無詩可得誇周子充訪楊少監

來臨處士家　相國丨丨

丨丨丨山間草木也光華髙軒行李能過李小隊尋花到浣花留贈新詩光奪月端今老子氣成霞無論藏去

傳詒厥拈向田夫野老謗楊廷秀和謝

卜居屏山下

十丨丨丨丨俯仰三秋終焉村墟近來

慳心期幽近閒西山南深谷開平疇節茨十數家清川可行舟風俗頗淳厚曠土非難求誓捐三徑貲往遂立

堅謀伐木南山巔結廬北山頭耕田東漢岸濯足曲溪流朋來即共懽客去成孤遊静有山水樂而無身世憂

著書俟來哲補過希前修兹焉畢暮景何必營菟裘朱元晦卜居

先廬風雨荒舊宅

去鄉三十年丨風雨傾舊廬江湖眇丨丨丨坡故國丨

丨丨喬木依然擁

舊廬今上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别集卷十四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十五

宋 謝維新 撰

宫室門

門戶

宫室舉要 夫門之設所以限内外通往來譏出入而時啓閉者也故髙其閈閎固其扃鐍謹其管鑰闗鍵必容樞機必周根闑必牢閾一而不可也在國曰公門在軍曰壁門在民亦莫不容自私立門戶世禄之家朱門貧賤之家蓽門衡門此其大槩也惟君子之於是門也由必以禮行必以義將入戶也

視則必下將出門也如見大賓立不中門為近中而尊也行不履閾為近也上而高也外有二屨言聞則入不掩人之私也户開亦開户闔亦闔不以後來變先也有後入者闔而勿遂示不以已拒人也凡與容入每門必遜示不以已先人也凡一企踵一動容之間無不率由於斯道而況於公卿之門而況於王侯之門而況於天子之門哉彼有蹐閭以始禍旅植以僭禮斬關以出奔超乘以示勇者何足知此

事類乾闢闔户謂之||户謂之坤易係艮為||門闕易說卦鼓用牲|||于社于門左莊二十五祭先肝孟春之月云云其祀户祭先脾孟秋之月云云其祀門|||記月令雀嚙書有赤||丹|止於昌户帝王綠蛇鬬死内|與外||於鄭南門中内蛇|左莊十四王居門太史閭月詔|||終月注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元堂之位唯閏月無所居

居於門故於文王在門謂之閭禮春官君入門禮|||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介植棖凡入門近中為尊白六帖作銅戶吳王闔閭畏王僚之子慶忌|石室|||以備之列士傳樹塞門管仲亦|||語免冑而下秦師過周北門左右||||超乘者三百人注王城之北門冑兜鍪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不下左僖三十三年踦閭而語晉三大夫相與||||注閭當道門閭一扇一人在內一人在外曰踦公羊傳宣十七年與衛門材齊侯使公子无虧戍曹|門材注門材使先立門戶左閭二掌鄭門管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其北門之管注管鑰也左僖三十二過孔氏門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之|者語式干木閭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其僕曰君胡式曰||賢者也吾安敢不式呂氏春秋踵門而告有為

神農之言者許行｜｜｜｜文公曰聞君
行聖人之政願為聖人氓孟滕文公上　閉門不納　公孫
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段干
木踰垣而辟之泄栁｜｜｜而｜｜｜是皆已甚迫斯可以
見矣　生子及户　薛靜郭居曰嬰嬖妾五月五日生子文俗
云此日｜｜｜｜損其父妾匿養之文長
曰受命於天受命於户　使人閉户　燕王在明光宫欲入
何不高其户春秋後論　所卧處三户盡閉｜
二十｜｜不得　待子而大　呂不韋往見子楚說曰吾能
入王充論衡　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
君之門而乃大吾門不韋曰子　有使者出　衛蒯聵入輒
不知也吾門｜｜｜｜史本傳　出奔季子將
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
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季子
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
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乃

入曰太子馬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結纓而死孔悝立莊公左哀十五

令容駟馬于定國父于公其門閭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閭門｜｜｜｜｜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寃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世傳云漢本傳

令容高車後漢孔融告高密縣特為鄭玄立一鄉曰鄭公鄉曰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閞廣門衢｜｜｜｜號曰通德門

門可曳裾鄒陽諫吳王曰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不｜｜長｜乎

門可張羅崔公為廷尉賓客塡門及廢｜外｜｜｜雀｜前

當容馬車晉陳頵父訢立宅起閭曰｜使｜｜｜｜訢笑從之後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

欲容旛旗晉王濬當起宅開門前路人或家宗黨榮之仕至梁州刺史

謂之太過濟曰吾丨使丨長戟丨丨衆咸笑之濟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後夢三刀遷益州刺史

閉户讀書孫敬丨丨丨丨閉門掃軌劉勝丨丨丨丨無所干杜密傳隘不容車太平公主假萬年縣為婚館門丨丨能丨翟丨有司廢垣以入孔帖隘為買地張志和築室越州東郭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為終日留以門丨丨丨丨大其閭仝上吾不復入田顒已平馮弘鐸至揚州謝行密又求池歙為屬州行密不許顒始怨將還指府門曰丨丨丨丨此孔帖賊不能入高固為渾瑊童奴字黃岑德宗在奉天固仍從瑊賊突入東壅門固引銳士長刀殺賊數十人曳車塞闔丨丨丨丨封渤海郡王

天子書門田游巖見宅門注羣司走門李林甫改右相或帝不朝丨丨要官悉丨其丨臺省為空車馬填門王暕子承性簡貴有風格右衛朱异當權每休暇丨丨丨丨有田英好危

言忤權右嘗指弔門曰此中輻輳能不至者大往來有
小王東陽耳小東陽即丞幼弟也為東陽太守
簿姚珽書其主曰前世東宮門閣｜｜皆｜｜籍殿下
時有所須惟閤司宣令姦偽乘之並請內即畫署冀
免詐謬出入其籍司門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門關｜
孔帖｜之籍凡闌遺之物凡｜名者降墨
勑勘銅魚木然後入監門校尉巡日送平安凡奏晨昏
事遣官送之畫題時刻夜題更籌唐史百官志
擊鼓城門郎掌京城皇城宮殿諸門開闔之節奉其管
鑰而出納之開則先外而後內闔則先內而後外
所以重內禁尊帝居也候其｜
｜｜｜之節而啟閉之唐大典
多出其門劉晏任職久
勢軋宰相要
官華使｜
｜｜｜
爭趨其門唐大歷中楊綰為相德望日門當
崇天下雅正之士｜｜｜｜
列戟韓滉｜｜｜｜以父時
第門不忍壞乃不請
門植六闕楊炎孝著三代
表其門閭｜｜

丨丨門若市然玄宗貴妃楊氏四方獻餉結納丨丨丨丨門如湯沸李義府母妻諸子賣官市獄丨丨丨丨闠門著書陸羽丨丨丨丨塞門示尊常袞同平章事政事堂北門異時宰相過舍人院咨逮政事至袞乃丨之以示尊大並孔帖摯虞門銘祿無常家福無定門人謀鬼謀道在則尊韓愈剝啄行剝剝啄啄有客至門我不出應客去而嗔從者語我子胡為然我不厭客困于語言欲不出納以堙其源空堂幽幽有秸有莞門以兩板叢書於間宵宵深塹其墉甚完彼寧可隳此不可干從者語我嗟子誠難子雖云耳其口益蕃我為子謀有萬其全凡今之人急名與官子不引去與為波瀾雖不開口雖不開關變化咀嚼有鬼有神今去不勇其如後艱我謝再拜汝无復云往追不及來不有年

韓愈水門記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己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

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龢會闐郭溢郛即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不合者誕置聯鎖於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以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嗷嗥叔眾阻兵懍懍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為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為邦之郛以固風氣以閑宼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河之沄沄源於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柳宗元北門記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為是習而循之為非恆人且猶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

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於成功愚莫大於怯且誣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盧遵為全義視其城塞北門鑿他雉以出問之其門人曰餘百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竭其餼饋者欲迴其途故塞之遵曰是非怯且誣歟賢者之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詢于羣吏羣吏叶厥謀上於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讙舞里閭居者思止其家行者樂出其塗由是道以廢邪用賢棄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徒也為之記云

詩集朝叩||富兒門杜書睡敲門驚||報睦州吏韓問蒼苔跡|||秋門李賀到洛輕轂籠雕玉押簾上|||虛門李賀綠槐夾|||門植潘岳懷縣作碧梆垂門垂||陶潛李白似窮乃叩途|||闕杜出復入|門||門雨脚但如舊杜九

日寄岑參高議排幾時|||金門使蒼生有環堵杜容軍將叩日高丈五睡正濃|||

門驚周公韓剝剝至||有容至啄啄丁丁啄|||門如啄木公上人叫閶闔

排雲||韓開閶闔九天宮殿|||注閶闔天門杜黃團繫|||門衡注黃團瓜葉

也衡門上木韓城南聯句喬木映森森|||朱門前公無卿相輿寂寂揚子宅門||

||左太冲多長者車門||||穆穆無凶樞動本為榮辱主長因外户細推尋

乾坤出入无窮象夷狄關防有限心拚到善人非遠大開當古道自高深九成載辯簫韶奏||||合在今

龍昌期詠門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十五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十六

宋 謝維新 撰

宮室門

樓閣

宮室舉要

說文樓重屋亦閣也劉熙釋名以爲牖戶諸射孔髙明覼遠慺慺然也門上爲之以望則謂之譙門而其美麗譙則謂之麗譙此樓閣之說不可不知也

事類感鳳

簫史善吹簫秦穆公有女字弄玉妻焉教弄玉吹簫作鳳鳴公爲作鳳樓夫妻居其上數